

程

錢俛孝先生古史談苑序



夫百齡有必蛻之質而點墨駐其神五爵甚終
炳之燄而片軸壽其譽是故翦鶉之相尚勒懸
金之書駕鶴之儲亦著鐫石之論矧夫冕未分
妍衿或成崇讓槿榮於佗氏恧艸腐於遐稔得
不托蕭寂以吮筆激彫暮而緝卷寄斯曠矚刊
彼奇撰者乎劉孔昭云使我有數十卷書傳後
不易齊景之千駟也亮賢達有心千載一揆已
故國子生贈太子中允錢公諱世揚字俛孝吳

郡之常熟人也。在昔覆錦旌山三節歌其霸氣，安幢叱海五葉懋其武勳。雄圖邈矣，華貫斯存。祖考贈刑部郎諱體仁，賁錫隴之秩道以布衣。自尊皇考觀兵部政進士諱順時，高唱墀之第選。惟甲榜稱貴公，紹是家暮。曾其天質獨解文心，表於垂觴之歲。采眈覽興徵於截緯之季，漢法茂才異等升諸太常。魏典三年一經補爲弟子，是長類林之價。聿推函室之宗，醇大義於羣詰。撰說數餘十萬，剖疑文於衆師。奪席重至八九

董紀陽之立經學，恒鳴鼓而升講堂。張伯饒之聚門徒，或市宅以就精舍。兼以孝篤天經，慈撫原棣十圍。骯髒之姿一往，孤高之氣通人。概所瞻賞公府蚤卜，甄薦而萃鹿不歌。芥第艱拾闈書，屢躓騰噪行卷之名。郭晦唐捐未抵容刀之費，烏海長而怒翼罷運魚門。嶮而滯尾永戢難上，訟天之牋。祗奏悲翁之曲，十年已矣。攸之之恨可知，萬卷依然永和之城。自在公於是籬牆，劄記葉籜疏鈔求三篋于已。亾就一編于斯竟

有古史談苑之作焉其書也徵實則藏室之正本按異則稗官之叢篇準世語以定體模參廣記而備門族事必伐其瑰殊文惟刈夫豔特一曰旌行標人倫淵懿之則二曰物差極品彙醜賅之致三曰神達天人變化工具焉四曰咫聞幽明宣驗備矣臚其類有七七數叶曲臺之記函其卷爲六六日倍石渠之論彙園卉以醞蜜于蒂盈房裁丘腋以成裘百紕萃縫令夫讀者不啓秦奩矚趣操於岐嚮非窺夏鼎洞物變于殊

形禔脩奉爲楷型贊燮標其解會洵六藝之外府抑四部之總數亮非單句塵屑潤衛樂之玄召小薦酒喙佐髡朔之諧掌而以談錫字蒙寔有猜則鳴謙之素心竊取之恒肯乎公老而彌勤窮而逾適生而不慙死而靡朽允也茲編子雲可竢矣今子今太子論德受之名謙益昔也鯉庭嘗襄架帙今焉鳳沼更鑿楹縑堂構之報云伸馳章翼子屋梁之托未副寫本傳人選筆序此左都濫竽及我北郭余惟名實馳分嬪之

鑣理數挈互旺之棟所繇富於錢刀者約於腹
瀋雄於騶蓋者詘於腕毫是猶阜壑之孤判盈
冲角齒之兩岐敍予若令貴仕亦鳴文鐸顯人
復挂譽繡則穹橐失其亭鑄寒金深夫躍懟矣
公蟄德如龍乾初嗟其勿用守貞若女屯二喟
其匪婚稽古之榮華未驗爍今之芳郁宜歸緇
此芸篇差酬蘭萎振茲麟胤足抵鴻摧政如禮
堂蠹簡得小同而緝比斯存祿閣藜編賴子駿
而鈔傳益廣是有天焉豈曰人只從此白日留

鮮玄壚破暝羅橫愁吟未喫金丹自釋劉仁寬
氣不生桂樹仍銷所得視仲已多有人知翻不
恨矣但余也榜墨闕填姓氏之借入減艷綾餅
謝啖牙齦之噓價寡芬豈無鼎在勉爲積文所
恨傳玄非任殺青不光爾人之輕也重駿骨自
難言之玷兮附蠅翼反穢愴焉感懷實其輟筆
天啓甲子二月一日武原後學胡震亨孝轅父
撰

刻先君子古史談苑謹題

先君子讀史之役始于萬曆丙午而談苑之成則在萬曆己酉凡四載而始竣不肖奉諱以還每發故篋淚淫淫不忍視友人郭春卿氏任是正張粵孟氏任梓又六年始告成事先君子之言曰吾讀正史如饗大官焉體節之薦充溢員方久而能使人憊吾讀稗史如嘗異味焉小蟲水艸蜚吻裂鼻久而能使人荒是故稗而不史弗典也史而不稗弗志也吾取材于史借徑于稗汰平鉤異撮繁就

簡不出瑣言碎事而天咫民則吉凶情僞之指意
如指掌焉斯不亦史官之流裔而稗官之質的乎
四年之中橫經籍書寸紙不遺秃管成冢子雲之
手齋油素太冲之溷置刀筆以先君子方之無不
及矣易簣之前一日手自封識以詒不肖曰此宋
人之遺弓也吾死無忘吾所爲殫瘁矣於乎不肖
又何忍贊一辭哉循覽先君子所論次班范以前
多采擷呂覽淮南及劉向所序諸書去古未遠資
博而事約六代以後蕪文穢史手自繩削遂使甲

乙之帳簿與腐爛之邸報字櫛句纂比于良史則
先君子陽秋之筆略見一斑後有作者弗可誣已
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是故勵德業者恒存乎旌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故辨貞吝者恒存乎物差
善言天者必驗于人三世之事信而有徵君子蓋
訟言之故神達咫聞終焉語有之教之春秋爲之
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先君子豈徒託諸空
言其亦春秋之志乎於乎先君子甫弱冠即以文
章節義自負偃蹇數竒旣不得出入承明函齒牙

樹頰胛有所建豎于當世而盛年壯志耗磨于博
士家言以其餘力寄之墳典編摩稍倦輒呼大白
佐之酒後耳熱誦沈攸之十年讀書之語泣數行
下也先君子之論著盡此先君子之精亦盡此矣
益雖不肖不能爲箕敢不惟遺弓之言是識於乎
宋人之弓其餘勁飲矢于石梁宋人殆不亾也後
有讀先君子之書而悲其志者無論爲史爲稗登
諸劉氏輯略之列將先君子之鬼默舉不肖亦死
且不朽

萬曆乙卯夏六月孤謙益泣血稽首謹識



古史談苑卷之一

吳郡錢世揚偁孝父纂

旌行部第一

純孝上

楊公雍伯性篤孝父母亾葬無終山因家焉山高八
十里上無水公汲水作義漿于阪頭行者飲之有一
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處種
之云玉當生其中後當得好婦語畢不見乃種其石
數歲見玉子生石上人莫知也有徐氏者北平著姓
女甚有行時人求多不許公試求徐氏徐氏笑以為

狂因戲云得白璧一雙當聽爲婚公至所種玉田中
得白璧五雙以聘徐氏遂以女妻公天子異之拜爲
大夫乃名種玉處曰玉田

搜神記孝德傳略

鄧竒字君珍居喪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
飛鳥斲火夾之登山濟水號泣不息未嘗以險難爲
憂雖夜如晝之明也以淚灑石則成痕着朽木枯艸
必皆重茂以淚浸地即鹹俗謂之鹹鄉昭帝表其邑

曰孝感

拾遺錄

東陽顏烏以純孝著聞後有羣鳥銜鼓集顏所居之
村烏口皆傷一境以顏至孝故慈烏來萃銜鼓之興

欲令聾者遠聞卽於鼓處立縣名爲烏傷王莽改爲
烏孝以彰其行

異苑

劉平本名曠時天下亂弟仲爲賊所殺後賊復至平
扶持其母逃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
子母欲還取之平不聽曰力不能兩全仲不可絕類
遂去不顧與母俱匿野澤中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
平叩頭曰今日爲老母求食老母待曠爲命願先歸
養母還就死還旣母食訖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
欺遂詣賊衆相謂曰嘗聞烈士今乃見子吾不忍食
子於是得全龐萌反攻郡守孫萌平時爲郡吏泣請

以身代府君賊乃斂兵曰義士也遂解去後漢本傳

長沙有孝子古初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樞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鄧暉傳爲長沙太守甄異之以爲

首舉鄧暉傳

汝南薛包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去至被毆杖不得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夜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

戀也器物取朽敗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後漢書傳

丁蘭母喪刻木像事之若生鄰人張叔醉詈母像以杖擊其首蘭歸見母像不豫色者詢知之卽奮擊張叔吏捕蘭像爲之垂涕郡守嘉其孝感孫盛逸士傳

漢羅威性至孝遇寒常以身温席夏月必撒帳而臥曰吾供蚊蚋恐齧老母也鄰家牛數犯其穡威刈芻潛納其門而去牛主覺是威感其長者出遇老稚負戴于途卽爲代其任邑人化之孝慈成俗令長召署門下吏頗力遂奉母遁於增城廣州志

廉范父遭亂客死于蜀范與母流離西州天下定乃歸鄉里范年十五辭母入蜀迎父喪母憐其小謂曰汝家惟汝一身遭世亂恐滅絕不得奉宗祀今僅得全奈何復棄我遠去范固請母不能止遂入蜀蜀太守張穆范祖父丹故友也遣吏資車馬布帛送范范不受自客步負喪經涉塗險至葭萌下喪載船船石破沒范抱持骸骨人前接范不動遂沒石間衆傷其義相與共鉤求一日乃得抱懸良久乃甦穆聞之大驚復馳遣前資追與范范曰前後相違范所不行也遂辭不受歸葬行服關中高其行

本傳

董永東漢末奉父避兵安陸父歿貸錢于里人裴氏營葬畢願請爲奴以償忽遇一婦稱永妻錢主令織縑三百匹贖永一月而具遂辭永曰吾織女也天帝感君之孝令我助君言訖凌空而去

搜神記略

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斑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間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聞何也因自投下牀匍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縣令宗善才求表間不行

見南史杜京產傳

孫期家貧不仕事母至孝于大澤中牧豕以資奉養

遠人從學者皆執經隴畔黃巾賊起適期里陌輒相
勅約曰莫犯孫先生舍黃琬碎之不行終於家後漢本傳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亂負母逃難嘗採拾以為
養遇賊輒求哀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

賊以是不忍犯之後裸跣行傭以供母建武末與母
俱歸鄉里每歲時縣當案比革以母老不欲搖動自

在轅中輓車不用牛馬鄉里稱曰江巨孝後漢本傳

蔡順少孤養母至孝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
還乃噬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母曰有
急客來以悟女耳母壽終未及葬里中災火將逼其

舍順抱伏棺柩號哭呼天火遂越燒他室得免母生
平畏雷自亾後每有雷霆順輒環冢泣曰順在此太
守韓崇聞之每雷輒差車馬到墓所見周磐傳

趙咨為燉煌太守以病免還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夜
劫之咨恐母驚先出門迎盜因為設食謝曰老母八
十疾病須養居貧朝夕無儲乞少置衣糧妻子物餘
一無所請盜慙歎跪謝曰所犯無狀于暴賢者言畢
奔出咨追以物與之不及本傳

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江去
舍六七里妻嘗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

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傷哀不敢言而托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力作供鱸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以供二母之饕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歲荒賊遺詩米肉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

後漢傳

河內太守李敏以公孫度有異志恐爲所害將家屬

入於海敏子追求越二十餘年不娶州里徐邈責以無後乃娶妻生子胤而遣妻常如居喪之禮胤生不識父母及有識蔬食哀戚亦如三年之喪

晉陽秋

晉庾袞字叔褒父在常戒袞以酒及歿日飲不止因責曰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携挺于墓前自杖

二十

本傳

蜀孝子程崇雅割股啗父泣竹林而得冬笋以療母疾

蜀志

楚僚事繼母至孝母患癰腫僚自徐徐吮之血出夜卽安寢乃夢一小兒語之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卽

差可以延壽不然不久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
冰凍乃仰天歎泣脫衣下水臥之有一童子決僚隊
處冰忽自開雙鯉躍出僚將歸奉母病卽愈壽至一
百三十三歲

搜神記

郭巨夫婦傭賃養母妻產男巨念與兒妨事親一也
老人得食分兒孫減饌二也乃於野鑿地欲埋兒得
石蓋有黃金一釜書曰賜孝子郭巨于是名振天下

搜神記

魏王修母以社日亾來歲社日修哭甚哀鄉里罷社

魏志

鮑出少游俠興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
居以飢餓留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二
兄初雅及弟成先持歸爲母作食初等到家賊數十
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出後到欲追賊兄
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去
烹噉用活何爲乃獨追賊賊布列待之出斫賊四五
人賊走復合圍出跳越圍又殺數十人賊驅出母前
去出復追擊之見其母與比鄰舍嫗同貫相連出遂
復奮擊賊賊問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
之賊解還出母比舍嫗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曰

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遂相扶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北歸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母獨負之到鄉里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年七十餘行喪如禮後年八九十若五六十者魏志劉殷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董而不言食不飽者一旬矣劉怪問之王言其故殷年九歲乃於澤中慟哭曰殷罪釁深重幼丁艱罰王母在堂無旬月之養殷爲人子而思無所獲皇天后土願垂哀愍聲不絕者半

日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便有莖生焉因得斛餘而歸又嘗夢人謂之曰西籬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餘鍾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載方盡晉書本傳

楊豐與息名香于田獲粟爲虎所噬香年十四手無寸刃直搯虎頸豐遂得免香以誠孝至感猛獸遂巡太守孟肇貸之粟旌其閭異苑

韓暨父兄爲同縣豪右陳茂所譖幾致大辟暨陽不以爲言庸貨積資陰結死士追呼尋擒茂以首祭父墓由是顯名魏本傳

許孜建墓躬自負土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發
大工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柏時有鹿犯其松栽
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
置於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冢于隧側猛獸
即于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後樹木
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取妻立宅墓次
蒸蒸朝夕奉亾如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
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

晉本傳

王談年十歲父爲鄰人竇度所殺談有復讎志懼爲
度所疑寸刃不蓄日夜伺度未得年十八乃密市利

錘度嘗乘船出入經一橋下談伺度行還伏草中度
旣過談於橋上以錘殺之

晉本傳

熒道隗叔通性至孝爲母給江督水天爲出平石至

江督中謂之孝子石

蜀記

李餘兄夷殺人亾命母慎當死餘年十三問人曰兄
弟相代能免母否人曰趣得一人耳餘乃詣吏乞代
母死吏以餘年小不許餘因自死令哀傷言郡郡上
之天子與以財葬圖畫府庭

華陽國志

吳隱之執喪哀毀過禮家貧無人鳴鼓每哭臨之時
恒有雙鶴警叫及祥練之夕羣鴈俱集時人以爲孝

感晉本傳

焦華父遺常病甚冬中思瓜華夢一人黃冠謂曰聞子父病思瓜故送以助華拜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常父食而病愈孝子傳

蕭獻明母病風積年沈臥獻明晝夜祈禱時寒獻明下淚爲之冰如筋額上叩頭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獻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惟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卽平復於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菰羹緒妻到市買菰爲羹欲奉母緒曰病後安能食先嘗之

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必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介然卽痢血明日而死獻明聞欲手自戮其屍既而曰洿吾刀乃止談藪

又南史

沈崇僚六歲丁父懷明憂哭踊過禮及長事生母至孝傭書以養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迎母未至而卒崇僚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殆將氣絕兄弟曰喪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孝也乃稍進食母權瘞去家數里哀輒之瘞所不避雨雪倚墳哀號飛鳥翔集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

古史記卷一
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厝行乞經年始獲葬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葬後更行服三年食麥屑不啖鹽酢坐臥單薦困虛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梁武擢太子洗馬旌其門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辭不受官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哀思不堪未至縣卒

梁書本傳

荀匠父法超仕齊爲安復令卒官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每宿江渚商旅不忍聞其哭聲天監元年兄斐爲爵林守征懼賊死于陣匠迎喪於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得全家貧不能葬歷四年不出

廬戶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兄時聲盡係之以泣目眦皆爛形容枯槁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武帝遣中書舍人爲除服擢豫章王國常侍匠雖卽吉毀悴逾甚外祖孫謙誠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此職非惟君命難拒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毀卒

梁本傳

吉勰父爲原鄉令爲吏所誣父雖清白而耻爲吏訊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勰年十五搥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以其童幼疑受教于人勰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盛陳微纒厲色問曰爾求

代父死勅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否
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
異亦相聽許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畏死顧諸弟幼藐
惟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胃臆
上千萬乘今欲徇身不測委骨泉壤誠非細故奈何
受人教耶法度知不可屈更和顏誘之曰主上知尊
侯無罪行當釋亮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
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粉曰螻蟻尚惜生
人豈願壑粉但父挂深刻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
父命粉初見囚獄椽依法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

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粉弗聽曰粉求代父死死囚豈
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丹陽尹王
志欲舉純孝粉曰異哉王尹何量粉之薄夫父辱子
死斯道固然若粉當此舉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
之而止十七本州辟爲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風化
大行後裴儉臧盾張仄連名薦粉勅付太常強舉以
父陷罪成悻疾因發而卒

梁本傳

甄恬數歲喪父哀感若成人家矜其小以肉汁和飯
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不識父悲泣累
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爲孝感家貧養

古史記卷一
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墓恒有鳥玄黃雜色集于樹
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其廬州將始
興王憺表其行詔旌表加以爵位官安南參軍
韓懷明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于星夜祈
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永
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負
父成墳賻助無所受免喪師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
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家人答云是外祖母亾日虬
母亦亾矣懷明罷學還家就養肆力供甘脆朝夕不
離母側母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號哭不絕

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宇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
除喪蔬食終身衣食無所改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
累辟不就

梁孝行傳

庾沙彌父佩玉為宋長沙內史坐沈攸之事誅沙彌
五歲生母製采衣不肯服及長終身布衣蔬食嫡母
劉氏疾沙彌衣不解帶欲應鍼灸以身先試母亾水
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為薄粥終
喪不食鹽酢冬不衣綿夏不解衰經所坐薦淚濕為
爛墓忽生旅松百許株枝葉茂盛有異常松劉好噉
甘蔗沙彌遂不食焉補餼令復丁所生母憂還都濟

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咸謂孝感

梁孝行傳

滕曇恭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歷訪不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父母卒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動嘔血終身思慕門外有冬生樹二株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家人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郡號滕曾子

梁本傳

華寶父豪晉義熙末成長安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汝

還為汝上頭長安陷寶年七十不婚冠同郡薛天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建元三年並表門閭

南史孝義傳

解叔謙母有疾夜於庭中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訪醫及本草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遙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

不復知處依法為酒母病即差

南史孝義傳南齊書作解仲恭

宗元卿有至行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

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號曰宗曾子

南史

匡昕隱金華山母病已亾經日昕奔還廬陵號叫母卽蘇皆以爲孝感

南史

魯康祚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悲泣母卽覺小寬因此漸差人以其有冥應

南史

謝昌寓性至孝嘗養一鵠昌寓病二旬鵠二旬不食昌寓亾鵠遂飛去

韓靈敏早孤與兄靈珍竝有孝性母又亾家貧無以營兄弟共種瓜朝採瓜子暮生已復遂辦葬事靈珍

亾無子妻朝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

靈敏事之如母

南齊書沈約齊記

王文殊父没于魏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縵不婚不交人物歲時伏臘月朝十五北望長悲二十餘年太守孔琇之榜其閭里鬱林改所居爲孝行里

南史

蕭矯妻羊淑偉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淑偉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母無患今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愈

南史

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

所知父篤癰病母不安其室歲饑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蕪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娶爲婦長女自傷斃獨誓不肯行祖父母相繼卒三女自營殯卒爲菴舍居墓側

南史

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出血小妹俄舐其血左目卽開人稱爲孝感

南史

諸暨東澆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羅舍樵採紡績以供養父母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

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爲人療病必得富貴女謂是鬼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鄰舍有中溪蟻毒者女試療之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療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要之女以無兄弟守墳墓不嫁爲山劫所殺

南史

何子平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口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日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至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註失實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顧凱之爲州上綱謂曰尊上

實未八十州中差有微祿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正
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持何容苟冒榮利乃歸
家竭力供養元嘉末除海虞令縣祿惟供養母一身
不以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
在爲已母喪去官哀毀哭踊頓絕方蘇大明末東土
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
日冬不衣絮暑不避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
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爲葺理子平不
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
爲營塚壙子平居喪毀甚及免喪殆至不立

南史孝
義傳

崔懷順父邪利魯郡太守元嘉中爲魏所獲懷順
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虜卽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
喪禮歲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書戒懷順不許如
此得書更號泣泰始初淮北入魏懷順因此歸北至
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絕而復蘇載喪還青州徒跣
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人以爲孝感

南史

余齊人爲邑書吏父殖在家病亾信未至齊人曰比
肉痛心煩有如割截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
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絕問父
所遺言母曰恨不見汝齊人曰相見何難號叫殯所

所集徒考庶
載其實事
感發人之
乃抑以鬼怪事
考之何也

須臾便絕有司改其里爲孝義里

南史

王虛之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
口疾病著牀忽有人來問疾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
病果尋差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每夜所居有光如
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人以爲孝感

南史

王延繼母卜氏無道延事母彌謹卜氏嘗盛冬思生
魚勅延求不獲杖之流血延叩冰而哭忽有一魚長
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進母食之積日不盡於是心
悟撫延如已生

晉本傳

梓童人張楚母疾命在屬續楚祈禱苦至燒指自誓

精誠感悟疾時得愈易其里爲孝行里

見南史張進之傳

丘傑年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
見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噉生菜遇
蝦蟇毒靈牀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
甌中有藥服之下蜎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大明
七年火焚失之

南史孝義傳

王彭元嘉初喪父家貧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力
作夜號感鄉里各出夫力助作磚磚須水而天旱穿
井數丈泉不出墓去淮五里負擔遠汲困而不周彭
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磚竈前忽生泉水葬

竟水便竭太守劉伯龍表其里爲通靈里

南史

孫法宗父隨孫恩入海被害屍骸不收母兄竝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眠草宿管辦棺槨造立冢墓葬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屍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凝浸乃操刀沿海見枯骨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腔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經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麋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卽牛糞煮傳之卽驗一傳

便差一境賴之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揚州辟文學

從事不就

南史孝義傳

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烏程潘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叩頭曰父老乞賜生命驃亦請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悶絕有賊從傍來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殺孝子不祥賊乃止以薦補左史令史除遂昌令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

南史

吳郡陳遺少爲吏母好食錙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焦以貽母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啼泣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拜號咽母豁然卽明

世說

吳達經荒饑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嫂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困鄰里以葦席裹之埋于村側旣而親屬皆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磚妻亦同達此誠無有懈倦達夜行遇猛獸猛獸輒下道避之暮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鄰里嘉之葬日悉出赴助達時逆取

鄰八夫直葬畢衆悉以放之達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答焉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爲孝廉

南史

郭世通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傭力養繼母生一男夫妻恐廢侍養垂泣瘞之母亾負土成墳親戚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先直嘗與人於山陰市貨物誤得錢一千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以半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元嘉四年散騎常侍袁愉表其行文帝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

南史世通宋書作

世道

賈恩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亾未葬爲鄰火所逼恩
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槨得免恩及柏俱
燒死有司奏其里爲孝義里蠲租三世贈恩天水郡

顯親左尉

南史

郭原平卽世通子養親必以已力傭賃性甚巧每爲
人作正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
辦有肴味惟餐鹽飯而已家或無食虛中竟日義不
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糴買然後舉爨父疾篤衣不
解帶口不嘗鹽菜父亾哭踊慟絕數日方蘇自畢塋
曠不欲假人性本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營墓者

助人運力久乃閑練又自賣十夫以供衆費葬畢詣
所買主執役無懈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
嘗暫替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旣學構冢尤善其
事求者盈門原平所起必自貧始旣取賤價又以夫
直助之父喪終起兩間小屋爲祠堂每至節歲于此
數日中哀思絕飲粥服除不復食肉高陽許瑤之罷
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曰今歲寒
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乃受之母終毀瘠彌
甚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耕者恒裸袒平原不
欲人慢其墳墓乃買家資貴買此田輒束帶垂泣躬

自耕墾每出賣物裁求半價邑人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賤然後取直宅上種竹夜有盜笋者原平遇之盜奔走墜溝原平於溝上立小橋又採笋置籬外鄰里慙愧無復取者宋文帝崩原平號慟日食麥餅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賚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動耳又以種瓜爲業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唐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懺助之已

自引船不假旁人若自船已度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爲常太守蔡興宗深加貴異以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各百斛原平誓死不受百年妻亦辭會稽郡貴重望計及望孝興宗舉山陰孔仲智子爲望計原平次息爲望孝仲智會上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興宗徵還都舉爲太學博士會宗卒南史河南秦氏性至孝親歿之後負土成墳常泣血墓側人有咏蓼莪者氏涕泣悲不自勝於墓所得病不能食虎常乳之水經注

符縣長趙祉遣吏光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二月請巴

郡沒死成濡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終年二十五歲有子貢五歲貫三歲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終乃乘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沉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父子果浮出江上郡縣爲之立碑以旌孝誠

華陽國志水經注

楊威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弭耳而去

水經注

會稽顧翔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常率子女躬自採擷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家近太湖湖中後自生雕胡無復餘草虫草不敢至焉遂得以爲養郡縣

表其間

西京雜記

梁阮孝緒于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合藥須得生人復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一鹿前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其處果獲此草母服之遂愈

梁書

劉霽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夢一僧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志當相爲申延後六十日餘乃亾霽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霽思慕不已未

終喪而卒

梁書

劉瓛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此

山常有鸚鵡鳥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山此鳥乃

至

南史本傳

江紉幼有孝性年十三父疇患眼侍疾衣不解帶夢一僧云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莫能解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度彼岸疇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勅云純臣孝子徃徃感應晉時顏含冥中送藥近智者以卿弟二息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

五眼之一號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水清

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煮藥因此遂差

梁書

袁昂以母喪還江路風潮暴駭昂縛衣著柩誓同沈

溺及風止餘船皆沒惟昂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

南史

何炯侍父樽疾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

頓改父卒號慟不絕聲藉地腰脚虛腫醫云須服猪

蹄湯炯以有肉味不肯服親友請譬終於不回遂以

毀卒

梁書

張敷父邵爲吳興太守亾成服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

古史詩苑 卷一
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朞而卒孝武旌其孝改其所居稱孝張里

南史

劉覽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再期不食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着單衣服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歐血梁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

南史

蕭恢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不豫恢未之知忽夢還侍疾及覺憂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有目疾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恢請

之及至空中忽見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朗咸謂精

誠所致

梁書

庾黔婁爲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黔婁輒取嘗之味甜心愈憂苦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云徵君命盡不可復延汝誠禱旣至政得至月末晦而易亾

梁書

劉靈哲母病躬自祈禱夢黃衣老公與藥曰取此食疾立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

根於齋前種葉似葛苽

本傳

南海王子四千母寢疾晝夜祈禱以竹爲燈纒照夜此纒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爲孝感

南史

河東劉景昕事母孝謹母常病癖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爲誠感荊州刺史湘東王繹辟爲主簿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無衣竝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常寒時就孔顛宿衣悉挾布飲酒醉眠顛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旣覺引臥具去體謂顛曰綿定竒温因流涕悲慟顛亦爲之傷感

世說

褚翔少有孝性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

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愈或以翔精誠所致

梁書

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墓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天旱苗枯明徹哀瀆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苗已更生秋而大穫足充葬用

本傳

羊鴉仁爲荀晷所害鴉仁兄子海珍掘晷父伯并祖及生母合五喪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雜他骨作五袋盛之銘袋上曰荀晷祖父母某之骨

南史本傳

朱謙之所生母亾父昭之假葬于田側爲族人朱幼

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哀感如持喪
長不婚娶齊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齊世祖
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
子懌於津陽西門伺殺謙之兄巽之又刺殺懌武帝
曰此皆義事悉赦之吳興沈顛曰弟死於孝兄徇於
義孝友之節萃于一門

南齊本傳 懌南史作惲 巽之南齊書作選之

徐孝克性至孝侯景亂孝克養所生母陳氏餽粥不
給妻領軍將軍臧盾女有容色孝克曰饑荒如此供
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濟臧氏弗許侯景
將孔景行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

遺母孝克又剃髮爲沙門給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
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景行戰死臧氏伺克于途累日
乃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旣得脫當歸供養於
是歸俗更爲夫妻後爲國子祭酒每侍宴無所食至
席散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
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當時莫識其意後尋
訪知其以遺母斌啓宣帝乃勅自今宴享孝克前饌
竝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母亾後孝克遂常噉
麥有遺粳米者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南史

陸襄母常卒患心痛醫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

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
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

南史陸澄傳

晉安王子懋年七歲母阮淑妃病篤請僧行道有獻
蓮花供佛者僧以鬻盛水漬其莖欲花不萎子懋流
涕禮佛曰若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花竟齋不萎
七日齋畢花更鮮紅鬻中更有根鬚世稱其孝感

南史

孫恩以沈穆夫爲餘姚令宗人沈預與穆夫父警不
協告警及穆夫兄弟竝遇害預慮穆夫子爲害常被
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仇五月夏節日
至預政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
首男女無論長少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

宋書序傳

庾子輿父域出守巴西子輿以蜀路險難侍從孝養
父還寧蜀子輿亦相隨父感心疾每至必叫子輿亦
悶絕父卒哀慟將絕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
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秋至則纔如見次有瞿塘
大灘行侶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
其夜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語曰淫
預如幙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
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聲必飛翔簷宇悲鳴
激切欲爲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僧謂曰嶺南原可

營造明往果見標度處所有若人功因立精舍終喪
手足枯攣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該曰
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

南史本傳

杜孝母嗜魚膾杜役于成都買魚盛以竹筒投之江
祝曰願母得此作膾婦出汲忽見竹筒浮至異而取
之見二魚曰夫所寄也熟以進姑聞者歎其孝感

物志

蜀人

王元規事母甚謹梁時山陰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
惟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孤姪入船元規自執
檝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于樹杪及水退獲全人

稱其至行

南史本傳

謝貞幼有至性祖母阮氏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
能飲食貞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親族莫不竒
之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絕而復蘇數矣初父藺居
母憂不食泣血而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
兄嵩共請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謂貞曰孝子旣無
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毀滅性誰養母耶自是少進饘
粥至德三年以母憂去職勅起還府貞累起固辭貞
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時尚書右丞徐祚左丞沈客
卿俱候貞見其形體骨立愴然歎息徐喻之曰弟年

事已衰禮有恒制小宜引割自全貞更感慟氣絕良久二人涕泣不自勝憫默而出祚曰信哉孝門有孝子客卿曰謝公家傳至孝恐不能起如何貞病篤吏部尚書姚察徃省之貞以六歲子靖爲托是夜卒察啓後主勅長給衣糧初貞在周常侍趙王讀王卽周武帝之愛弟也厚相禮遇王聞左右說貞獨處晝夜涕泣因私使訪問知貞母年老遠在江南乃謂貞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王果出因奏曰謝貞至孝而母老願放還帝竒王仁愛而遣之因隨聘使杜子暉還國

南史孝義傳

裴敬儀父智周爲陳國王典儀暴卒敬儀時在長安忽涕泣謂家人曰大人必有痛處吾卽不安今日心痛手足皆廢在事不測能不戚乎遂告歸父果已歿

毀瘠過禮

唐書孝友傳

慕容白曜少子真安年十一聞父被執自殺家人曰輕重未可知真安曰王位高功重若小罪終不至此我何忍見父之死遂自縊

北史本傳

王頌入關聞其父僧辯爲陳所殺號慟而絕食頃乃甦布衣蔬食藉藁而臥周明帝授左侍上士遷漢中太守拜儀同三司隋開皇初以功加開封府公獻取

陳之策及伐陳頌請行從韓擒虎先鋒夜濟力戰被傷恐不堪復鬪悲感嗚咽夜夢有人授藥比寤而瘡不痛人以爲孝感及陳滅頌密召父時士卒千餘人對之涕泣或問曰郎君讐耻已雪悲哀不止將不爲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耶請發其丘隴斲櫬焚骨亦可申孝矣頌頓顙陳謝額盡流血曰其墳甚大恐一宵發掘不及其屍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諸人請具鍬鍤於是夜發於陵剖棺見陳武帝鬚皆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頌焚骨取灰投水飲之旣而自縛歸罪文帝舍而不問錄其功將加柱國頌固辭從之

北史

紐因廬墓負土成墳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合拱枝葉鬱茂冬夏恒青有鳥棲上因舉哀哭鳥卽悲鳴時人異之因卒子士雄復廬墓其庭前有槐樹先甚茂士雄居喪樹卽枯死服闋還宅死槐復榮隋文帝以父子至孝號居爲累德里

北史
隋書作紐回

劉仕儁丁母喪絕而復蘇勺飲不入口者七日廬墓側負土成墳列植松柏虎狼馴擾爲之取食

北史

翟普林廬墓家有烏犬隨其在墓普林哀臨犬亦悲號見者嗟異有二鷓巢于柏樹入廬馴狎無所驚異

北史

柳遐有至行父卒于揚州奉喪西歸中流風起舟中
人相顧失色遐抱棺號慟愬天求哀俄頃風止浪息
其母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救理惟得人吮膿或
望微止其痛遐應聲卽吮旬日遂瘳咸以爲孝感
北史
遐周書作霞

裴訥之至并州其母在鄴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
思慕心亦驚痛請急而還當時以爲孝感
見北史裴佗傳

陸政性至孝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
難宅側忽有泉出而有魚得以供膳人以爲孝感因
謂其水爲孝魚泉
見北史陸通傳

邢蚪爲光祿寺少卿母在鄉遇患請假歸遇秋風暴
長河梁破絕蚪得一小船而渡船滿不沒時人異之

見北史邢巒傳
魏書蚪作虬

張士巖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父
遂愈母病癱士巖吮血父亾廬墓虎狼依之
唐書孝友傳

梁彥光七歲父疾篤醫云餌五石可愈時求紫石英
不得彥光憂悴不知所爲忽於園中遇一物彥光不
識怪而持歸卽紫石英也親屬異之以爲至孝所感
北史

張元年十六其祖喪明三年元讀佛經禮拜以祈福

古史談苑卷一
祐後讀藥師經見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然七燈
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每言天人師乎元爲孫不
孝使祖喪明今以燈光普照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
代闇如此七日夜夢一老翁以金鏡療其祖目三日
祖目果明 北史本傳

王崇母亾權殯宅兩晝夜哭泣鳩鴿羣至有一小鳥
素質黑眸形大于雀栖于廬朝夕不去復丁父憂哀
毀過禮是年夏風所經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
畔風電便止禾麥竟無損落過崇地風電如初咸稱
至行所感室前生草一根莖葉甚茂人莫能識冬復

有鳥巢崇屋乳養三子毛羽長成馴而不驚

北史孝義傳

古史談苑卷之二

吳郡錢世揚偁孝父纂

旌行部第一

純孝下

宋思禮事繼母徐以孝聞補蕭縣主簿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於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冕刻石頌其

感

唐書本傳

鄭潛曜母代國長公主寢疾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饋面生疾侵刺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

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翌日主愈

本傳

沈季詮事母孝未嘗與人爭人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乎為人子者遺憂於親乎貞觀中侍母渡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

唐書

許伯會母喪負土成墳不御絮帛嘗滋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于天俄而雨火滅歲旱泉湧廬前芝草生

唐書本傳

王君操父大業中為鄉人李君則毆死貞觀初君則以運代遷革不懼憲綱又以君操孤微必無復讐之

志遂詣州府自露為君操密藏白刃刺殺之剗其心肝咀之立盡詣刺史自陳州司以其擅殺問之曰殺人償死律有明文何方得自理以求生路君操曰亾父被殺二十餘年父讐不同天常懼滅亾不展冤情今耻既雪其從刑憲太宗原之

唐新話

張志寬居父喪而毀州里稱之王君廓舉兵略地不暴其間倚全者百許姓後為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于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

唐書

劉構母劉夫人亾後所住之堂終身鎖閉弗忍開入

北齊

吳郡陸襄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姜菜有切
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搗摘供廚

江陵劉子篤母以燒死終身不忍噉炙

豫章熊康父以醉爲奴所殺終身不復嘗酒

皇甫遐性純至遭父母喪廬于墓側負土爲墳後於
墓南作一禪窟雨則穿窟晴則營墓曉夕勤力未嘗
暫停積以歲年墳高數丈周四五十步禪窟重臺兩
匝摠成十有二室中間行道客數百人遐形容枯頹
家人不識其營墓之初有鴟鳥各一徘徊悲鳴若助

遐者百餘日乃去遠近聞其至孝以米麵遺之遐受
而不食悉以營佛齋焉

北史本傳

蕭放居父祇喪以孝聞室前有慈烏來集一樹爲巢
自午以前馴庭飲啄午後更不下樹每哭臨時舒翅
悲鳴哀泣家人伺之未嘗有闕時以爲至孝之感

北齊書

唐賈直言德宗朝父洩漏禁中事帝怒賜鴆酒直言
白中使請自執器以飲其父中使然之直言旣持盃
而自飲之立死酒自左足間出復活具奏遂流其父
於南海遇恩歸還東平以勁直名聞拜諫議大夫直

言妻董氏亦奇節直言隨父流所謂董氏曰生死莫期不復相見令其改適董入室以繩縛髮取筆令直言封之啟曰非君不解畢竟不開其後二十二年再會舊題宛然以油沐之其髮俱墮

大唐新語獨異志

張審素爲雋州都督有告其贓者勅監察楊汪按之汪途中爲審素黨所劫對汪殺告事者汪到益州誣審素謀反構成其罪遂斬之籍沒其家子琇與兄瑋年幼徙嶺外後各逃歸汪後更名萬頃轉殿中侍御史開元二十二年瑋琇於東都候萬頃手刃之繫表於斧刃言復讐之狀遂奔逃行至汜水爲吏所得時

人皆矜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仇合從矜恕張九齡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固言不可玄宗以爲然乃下詔曰張瑋兄弟同殺推問欵成律有正律俱合至死近聞士庶頗有喧詞矜其爲父報讐或言本罪寃濫但國家設法事存久要蓋以濟人期於止殺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參殺人亦不可恕不能加以刑戮肆諸市朝宜付河南府杖殺瑋琇旣死士庶痛之爲作哀誅市人歛錢於死處造義井并葬於北邙恐爲萬頃家人所發作疑塚數所於其所其爲時人所痛悼如此

唐新語

孟景休事親以孝聞丁母憂哀毀逾禮殆至滅性第
景禕年在襁褓景休親乳之祭爲之豐及葬時屬寒
霜跣脚指皆墮旣而復生如初

唐新語

崔希高以仁孝友悌丁母憂哀毀過禮爲鄴縣丞芝
草生所居堂一宿而葩益盈尺州以聞遷監察御史
轉并州兵曹馮翊令貧乏之徒荷其仁卹時有雲氣
如蓋當其廳事須臾五色錯雜遍於州郭以狀聞勅
編入史其在并州廳前藜葦有小鳥如鷦鷯來巢孕
卵五色且如鷄子數日鷦鷯毀雛見已大於母月餘生
五色成文大如鵝馴擾閑暇頃之飛翔時歸舊所人

到于今號爲兵曹鳥

唐新語

蘇慶文事繼母以孝聞常語其婦曰汝事吾母小不
事必逐汝繼母少寡而無子由是安其室終身

俱夏縣人

宋史

李愷死安祿山之難子源八歲家覆俘爲奴轉側民
間史朝義敗故吏識源於洛陽贖出之歸其宗屬代
宗授河南叅軍遷司農主簿以父死賊手悲憤不仕
不娶絕酒葷惠林佛祠愷舊居也源依祠居闔戶日
一食祠殿其先寢也每過必趨未始踐階自營墓爲
終制時偃卧堦中長慶初年八十矣李德裕表薦之

以源爲諫議大夫帝自遣使持詔書袍笏賜絹二百匹源受詔謂使者伏疾年老不堪趨拜即附表謝辭吐哀慙一無所受

唐本傳

女金藏後喪母復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舊源上無水忽有湧出泉又李樹盛冬開花大鹿挾其道使盧懷慎以聞詔旌其門閭玄宗下制褒美拜右驍衛將軍

新詔

安金藏母喪葬南關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泉忽流湧廬之側李冬有花大鹿相擾詔表闕于閭

唐史本傳

單構性至孝初丁繼母憂其蕭氏盧氏兩妹皆在襁褓親乳之乳爲之出及其亡也二妹皆慟哭絕者久之言曰雖兄弟無三年之禮吾荷鞠育豈同常人遂三年服朝野之人莫不涕泗構弟栩任太府主簿留司東都聞構疾星馳赴京侍醫藥者累月旣而哀毀骨立變服視事逾年未嘗言笑深爲朝野所重

唐新語

李興安豐人父被惡疾歲月就亟興自刃股肉假托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啜宿而死興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涕洟墳左作小廬蒙以苫次伏匿其中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爲見異廬上產紫

芝白芝各二本各長一寸廬中醴泉涌出壽州刺史
上其事請表其廬柳宗元爲作孝門銘

唐孝友傳

王博武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涌口暴風母溺死
博武自投于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沉罟獲二尸
乃葬之表曰孝子墓詔爲刻石

唐書

萬敬儒居親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二指輒復生
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廣孝聚大中時表其家

唐書

崔渾至孝母病祈神請以身代覺病十指中入俄遍
母身遂安

李瓊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

之曰汝年來筋力頓憊盍求婢以給侍我免汝之勞
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
之強以是家人無敢怠惰

劉璠在淮南母在建康遘疾璠弗之知忽一日舉身
楚痛尋而家信至云其母病璠卽號泣戒道當身痛
辰卽母死之日也

姚宗明十世祖栖雲當唐貞元中調卒戍邊栖雲之
父語其兄曰兄嗣未立可無往某幸有子請代兄行
遂戰沒塞上時栖雲方三歲其母再嫁栖雲養於伯
母旣長事伯母如其母伯母亾栖雲葬之又招嵬葬

其父痛其父死於邊乃廬於墓次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蘇轍以俸錢買地開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復優賜表其門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墓五世孫曰厚六世曰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真九世曰直十世曰宗明當慶曆初有司以姚氏十世同居聞于朝仁宗詔復其家十一世孫用和十二世孫士明十三世孫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慶曆以後又五十餘年而其家孝睦不替姚氏世爲農無爲學者家不甚富有田數十頃聚族百餘人子

孫躬事農桑僅給衣食歷三百餘年無異辭者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焉

宋史本傳

劉孝忠以親故事佛謹嘗於像前割雙股肉注油創中然燈一晝夜

宋史

呂昇父權失明割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而昇不死

本傳

王翰母喪明翰自抉右目睛補之母目明如故

宋史

董道明母死出葬道明潛匿墓中人瘞之經三日家人發冢取之道明無恙

宋史本傳

郭琮事母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室凡母之所欲必親奉之居常不過終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目不衰飲食不減鄉里異之母無疾而終琮哀號幾於滅性又有越州應天寺僧幼貧無以養母剃髮乞食以給晨夕母年一百五歲而終

宋史本傳

顧忻十歲喪父以母病啗辛不入口者十載雞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室問所欲五十年未嘗離母左右母老目不能覩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衽九十餘無疾而終又有杭

州李瓊以鬻繪爲業事母孝夜嘗十餘起省母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

宋書本傳

朱泰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其旨奉母泰服食麤糲一日雞鳴入山及明憩山足遇虎負之而去泰已暝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爲暴食我所恨母無托耳虎忽弃泰于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歸母扶持以泣泰亦強舉動不踰月如故鄉里聞其孝感率金帛遺之人目爲朱虎殘

宋史

成象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食之淳化中李順據郡縣象父母驚死燼骨寄浮圖舍

象號泣營葬賊平鄉里率錢三百萬贈之象廬墓側以衰服襟袂飾土於墳上日三斗每慟聞者戚愴未嘗食肉衣帛贈之亦不受虎豹環廬而臥象無畏色鷲百餘集廬中禾生墓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知禮者以書諭之遂歸教授遠近目爲成孝子 宋史

夏孝先父亾負土成墳廬其側時有野火燎山將逼營域孝先環墓號慟鳥獸羣集以毛羽濡水灑火遂滅

見之舍去

嚴州志

資州陰玄之少習五經左史父歿廬墓六時臨哭常有溪龍山虎助其號聲久之亦有鬼神助哭每夜常有二燈來照墓前至明乃息又丁母憂廬墓六年草菴破壞終不再葺處於土穴中每患冷氣腰脚聲音嘶啞而講誦不倦每謂人曰干名求進非爲己身二親俱歿祿不及養何用名爲竟不應舉貧苦終身八十餘而卒

勾龍弘道居梓潼山下偃武亭南廬墓于官路之東年逾八十髮長丈餘父母二墳各生紫芝一莖高六

七寸馴伏猛獸廣明辛丑僖宗幸蜀親幸其第坐於
庭中巨石上弘道尋作亭覆護其石乙巳駕回又臨
幸之頒賜錢帛衣物甚多駕駐劍州詔復其租賦三
年仍賜旌表

孟昶廣政十年八月漢州西水縣令范義死其子文
通以孝聞有盜發義冢羣虎逐之文通廬于墓側虎
見之弭耳而去賜羊酒束帛以旌之

張藏英唐末舉族爲孫居道所害藏英年十七僅以
身免後逢居道於幽州市引刀刺之不死爲吏所執
節帥趙德鈞壯之釋而不問以補牙職藏英後聞居

道避地關南乃求爲關南都巡檢使至則微服攜鐵
槌匿居道舍側伺其出擊之仆地齧其耳噉之遂禽
歸設父母位陳酒肴縛居道于前號泣鞭之齧其肉
經三日刳其心以祭詣官首服官爲上請釋之燕薊
間目爲服仇張孝子

宋史本傳

杜誼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惴惴不自容伺
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口
者累日卜葬徒跣負土爲墳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
泥水沒胛雖大雨雪未常少止手足皸裂血流以漆
塗之每覆一畚必三遶墳號而後去旣葬遂芟舍墓

旁負土終喪人往視之輒遣去日一飯不葷雖虎狼
交於墓側誼泰然無所畏明年吳越大水皆發洛推
巨石走十數里台州山最高而水又夜至旁山之民
居廬墓田畜牧漂壞者甚衆而獨不及誼邑人狀其
事以聞詔書嘉獎

宋史本傳

唐伯虎父遊瀘南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蹴其弟
庚曰吾夢收父書得亟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
動矣汝奉母奠朝夕吾趨瀘南庚未及應伯虎奮曰
吾決矣起裹糧黎明走洪州僦舟遇江漲聲搖數十
里客舟皆艤岸不敢動伯虎徬徨堤上有漁者持小

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伯虎超入港中叱僕夫解
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半至瀘南父果病甚見伯
虎大驚問其故具告之父歎曰天告汝也是日疾少
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元符二
年庚以貢舉事繫獄臨叩語連伯虎臨叩并械之對
吏逾年掠治無完膚其詞確然一不及庚以故獄久
不具會赦除之

宋史本傳

任元受事母盡孝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元受自言
老母有疾其得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
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盡言皆朝暮候之無毫髮不

盡五臟六腑中事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後知故用藥必効雖名醫不迨也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幙元受力辭曰盡言方養親使得一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老母不以獻公况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魏公太息而許之

陸務觀筆記

支漸年七十持母喪旣葬廬墓側負土成墳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毀瘠甚白蛇狸兔擾其旁白雀白鳥日集于隴木五色雀萬餘迴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娶婦卽與父母離居覩漸至行深自悔責號慟而歸鄉里感而化者甚衆

宋史本傳

朱壽昌刑部侍郎之子其母微壽昌流落家貧十餘歲方得歸遂失母所在壽昌哀慕不已及長解官訪母遍走四方備歷艱難見者莫不憐之聞佛書有水懺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當獲所願壽昌乃晝夜誦持仍刺血書懺摹版印施於人唯願見母歷年甚多忽一日至河中府遂得其母相持慟絕感動行路乃迎以歸

東軒筆錄

楊慶父病貧不能召醫割股肉啖之良已其後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焉入口遂差久之乳復生

宋史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以疾失明其子簡屢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悟手中果得藥簡乃卸左腕搥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古有爲父母卸指者指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似段簡者安知不然也

蔡定家世微且貧父革依郡獄吏傭書以生資定使學遊鄉校有稱郡獄吏坐舞文法被繫革以註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胥任澤削其籍年而入之罪且與獄吏等案具府奏上之方待命于朝故俱久囚

而革不得獨決定切痛念父當耆年以非辜墮圖狴訴將身贖數詣府號懇請代坐獄弗許請効命於戎行弗許請隸王符爲兵又弗許定知父終不可贖也仰而呼曰天乎將使定坐視父纏徽纏乎父老耄不應連繫傭書罪不應與獄吏等理明矣而無所云懇父老而刑定之生其何益乎定圖死矣庶有司哀憐而釋父則雖死無憾矣於是預爲志銘其墓又爲狀若詣府者結置袂間皆敘陳致死之由冀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驚曰真孝立命出革厚爲定具棺斂事而撫周其家

呂良子父仲沫病殆良子與妹細良焚香祝天請以身代夜半羣鵲飛噪空中有大星燁燁者三次日父瘳太守真德秀表曰懿孝蜀列女傳

張思孝父疾調護甚至不愈以父涕洟半器垂泣盡飲之復潔齋致禱乞以身代遂痊元史

玉庸母卒露處墓前旦夕悲號一夕雷雨暴至鄰人持寢席往欲蔽之見庸所坐臥之地獨不濡濕歎異而去復有蜜蜂數十房來止其家歲得蜜蠟以供祭祀元史

祀元史

湯霖早喪父事母至孝母嘗病熱更數醫弗効母不肯飲藥曰惟得冰我疾乃可愈爾時天氣甚燠霖求冰不得累日號哭於池上忽聞池中憂憂有聲拭淚視之乃冰澌也亟取以奉母其疾果愈元史

祝公榮母歿居喪失火公榮力不能救伏棺悲哭其火自滅鄉里異之元史

陸思孝山陰樵者性至孝母老病痢思孝醫禱不効方欲割股肉為糜以進忽夢寐間恍若有神人授以藥劑思孝得而異之即奉母其疾遂愈元史

史彥斌嗜學有孝行至正十四年河溢金鄉魚臺墳

墓多壞彥斌母卒慮有後患乃爲厚棺刻銘曰邳州沙河店史彥斌母柩仍以四鐵環釘其上然後葬明年墓果爲水所漂彥斌縛草爲人置水中仰天呼曰母棺被水不知其處願天矜憐哀子之心假此芻靈指示母棺言訖涕泣橫流乃乘舟隨草人所之經十餘日三百餘里草人止桑林中視之母柩在焉載歸復葬之

元史

朱公吉常熟支塘里人母錢氏年六十餘病將死良吉禱天以刀剖胸取心肉一臠煮粥以飲母而病愈良吉心痛就榻不可起鄰里憐之哀財命頓真觀道

士馬碧潭告神祈祐邑人俞浩齋過其家觀良吉胸臠瘡裂幾五寸氣騰出痛莫能言俞爲納其心以桑白皮線縫合未及期月無恙時延祐己卯冬也

輟耕錄

陶煜字明元弱冠事玄武神甚謹明元母病心痛痛則拍跌跳躅齧牀簀衾褥號叫嘔死醫莫能愈明元每掐心嚼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玄武前曰刳股割肝非先王禮在法當禁某非不知今事急矣敢犯死取一臠肉爲湯劑神而有靈疾庶幾其瘳禱畢引刀欲下忽二童自外躍入曰無自損我天醫也明元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數字于几

擲筆二童子仆地嘔以水良久蘇乃蘇氏兒也叩之無所知視其書藥方也隨讀隨隱明元私喜曰此必玄弋神也吾母其瘳矣如方治之藥甫及口而病已失終母身不再舉 輟耕錄

張紹祖少孝行聞於朝持授河南路儒學教授至正十五年奉父避兵山間賊至執其父將殺之紹祖泣曰吾父耆德善人不當害請殺我以代父死且若等非父母所生乎何忍害人父也賊怒以戈擊之戈應手挫鈍因感而相謂曰此真孝子不可害乃釋之 元史 田改住父病不愈禱于天去衣臥冰上一月同縣王

住兒母病臥冰上半月胡光遠母喪廬墓一夕夢母欲食魚晨起號天將求魚以祭見生魚五尾列墓前俱有嚙痕鄰里驚異方聚觀有獺出草中浮水去衆知是獺所獻以狀聞於官表其閭

至順間永平龐遵母病腫三年不起忽思食魚遵求於市不得歸途歎恨忽有鯉躍入其舟作羹以獻母悅病瘥 俱元史

李忠幼孤事母至孝大德七年地大震郇保山移所過居民廬舍皆摧壓傾圮將近忠家分爲二行五十餘步復合忠家獨完吳國寶母喪廬墓大德八年境

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為孝感所致 元史

王薦性孝而好義父疾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已年益

父壽父絕而復甦告其友曰適有神人黃衣紅帕首

恍惚語我曰汝子孝上帝錫汝十二齡疾遂愈後果

十二年而卒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

止時冬月求於鄉不得行至深奧嶺值大雪薦避雪

樹下思母病仰天而哭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

瓜焉因摘歸奉母母食之渴頓止 元史

楊皞父清母牛氏嘗病劇皞叩天求代遂痊如是者

再後牛氏失明皞登太白山取神泉洗之復如故牛

氏歿葬之日大雨獨皞墓前後數里密雲蔽之雨不

霑土送者大悅葬畢令妻衛氏家居養清皞廬墓負

土為墳蔬食水飲終其喪清卒亦如之 元史

古史談苑卷之三

吳郡錢世揚稱孝父纂

旌行部第一

友愛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追令刺客
楊賢於隴邸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乃
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

亾去 後漢本傳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并日而食易衣而出
妻竊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

費極無爲空自窮也克請呼鄰里親戚相對前跪白其母便顧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

杜預汝南記

王琳年十餘歲喪父母遭大亂百姓奔逃琳兄弟獨守塚廬號泣不絕弟季出遇赤眉將爲所哺琳自縛請先死矜而放還

見趙孝傳

太守第五倫舉許武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悉劣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

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

許荆傳

田輝叔都兄威都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授之輝耻越賢兄遂託病瘖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等密共穿窬奪叔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響子平因前抱持曰謂汝陽瘖避兄耳何意真爾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相對歔歔哀動左右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輜垂綏還鄉薦祖叔都沃輟神座頰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

古史評苑 卷三
大將軍同時並辟爲御史舉茂才

風俗通

許荆兄子世嘗報仇殺人怨者操兵攻之荆出門逆怨者跪而言曰世無狀相犯咎在荆不能訓導兄早沒一子爲嗣如今死者傷其滅絕願殺身代之怨家扶荆起曰許椽郡中稱賢何敢相侵因委去荆武之孫也

許荆傳

繆彤少孤兄弟四人皆同產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爭鬪之言彤深懷歎掩戶自傷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整齊風俗奈何不能正家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爲敦睦之行仕

縣爲主簿縣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彤獨証據其事掠考苦毒體生虫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自免太守梁湛召爲決曹吏湛病卒彤送葬還隴西羗反叛湛妻子悉避他郡彤獨留不去爲起墳塚潛穿井旁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不受而歸

後漢本傳

淳于恭兄崇將爲盜所烹恭請代得俱免後崇卒恭養孤幼教誨學問有不如法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兒慙而改過

後漢本傳

封觀少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耻先受之

遂稱風疾喑不能言火起觀屋徐出避之忍而不告

後數年兄得舉觀乃仕 見袁安傳

董翊名高於兄宰府先辟之翊陽喑不肯仕及兄恢

被命乃就孝廉 見董恢傳

趙孝當天下亂人相食弟禮為餓賊所得孝聞之即

自縛詣賊曰禮久餓羸瘦不如孝肥飽賊大驚並放

之謂曰可且歸更持米糒來孝求不能得復往報賊

願就烹眾異之遂不害時天下新定民苦乏食趙孝

每炊待熟輒使禮夫婦出與妻共蔬菜食禮還告以

食而以糧飯食之如是者久禮心恠之微察悵恨遂

不肯復出後拜孝為諫議大夫長樂衛尉禮為御史

中丞天子嘉孝兄弟欲寵異之常十日使禮至衛尉

府大官供養相對盡歡其見優若此 與趙孝條皆本傳中條別出

姜肱兄弟三人皆孝行著聞兄弟江同被卧甚相親

愛長各娶妻不能相離與弟季江謁郡夜於道遇賊

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

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恠問其故肱托以他辭

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肱與相見

皆叩頭謝罪還所掠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

被徵不至桓帝使画工圖其形狀肱肘以被韜面言
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

本傳

荀儒乘水省舅陷河而死兄倫求尸不得設祭水側
又牋與河伯投牋一宿岸側水開尸手執牋浮出倫

又牋謝

異苑

張範子陵及弟承子戩爲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

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

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

以還範

魏志本傳

馮恢父爲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

服闋還鄉里結草爲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

仕爲博士祭酒

餘杭有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活夫之兄子武康有

兄弟二人妻各有孕弟遠行未返遇荒歲不能兩全

棄其子而活弟子吳興太守孔嚴並褒薦之

魯恭以弟丕年小欲就其名常托病不仕及丕舉方

正始辟太尉掾

後漢本傳

庾袞少履勤儉事親以孝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

兄毗復殆厲氣方熾父母兄弟皆出次於外袞獨留

不去諸父兄強之袞曰袞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

夜不眠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餘旬疫勢旣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袞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知松柏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

晉本傳

顏含兄畿得疾就醫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旒每繞樹而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慎無葬也父許之旒乃解及還其婦夢之曰吾當復生可急開棺其夕母及家人又夢之即欲開棺而父不聽含時尚少慨然曰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今靈異至此開棺之痛孰與不開

相負乃共發棺果有生氣以手剖棺指爪盡傷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托之以夢闔家營視頓廢生業雖母妻不能無倦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十有三年石崇重含淳行贈以甘旨謝不受或問其故含曰病者綿昧生理未全旣不能進噉又未識人惠若當繆留豈施者之意也畿竟不起

含次嫂樊氏失明盡心奉養每日自省藥饌察問急耗必冠履束帶醫人疏方須髯蛇膽尋求無得含憂嘆累時嘗晝獨坐忽有青衣童子年十三四持青囊授含開視乃蛇膽也童子出戶化青

鳥飛去得膽藥成嫂病即愈

晉孝友傳

江陵王玄紹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
其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
足者及西臺陷沒玄紹以形體魁梧爲兵所圍二弟
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爾

陸印遭母喪哀慕毀悴至沉篤頓暎伏枕又感風疾
第五弟搏遇疾臨終謂其兄弟曰大兄疴病如此性
至慈愛搏之死日必不使大兄知之哭泣聲必不可
聞輒致感慟家人至於祖載方告之印聞而悲痛一

慟便絕

見北史陸侯傳

建康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鄰富人富人不與
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實無一
錢入已縣抵悌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
生母惟悌松長不能教訓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
長後母惟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又云弟
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分全兩兄供養帝
以爲孝弟特降死後不爲例

南史

周文粲其兄嗜酒仰弟爲生兄或時酌毆粲鄰人不
平而唁之粲怒曰兄未嘗毆我汝何離間吾兄弟也
趙拔扈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動

怒曰無厭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拔扈走
免亡命聚黨至社樹呪曰文茂殺拔扈兄今欲報之
若事克斫樹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柝生十丈餘人
間傳以爲神附者十餘萬既殺文茂轉攻傍邑將至
成都戰敗退保新城求降

南史孝義傳

孫棘宋大明五年癸三五丁弟薩應充行違期不至
棘詣郡辭列棘爲家長令弟不行罪應死乞以身代
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
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
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妾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

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
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原罪州加辟命賜帛二十疋

南史

劉渢繼母路太后兄女渢年數歲路氏不以爲子路
氏生濂兄渢憐愛之不忍捨恒在牀帳側輒被驅捶
終不肯去路氏病經年渢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
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濂有識事渢
過於同產事無大小必咨兄而後行渢妹適江祐弟
禧與祐兄弟異常自尚書比部郎後爲遙光諮議專
知腹心任及遙光敗渢連坐圍舍濂亦奔亡遇兄不

肯去瀕曰吾爲人吏自不避死汝可去無相守同盡
荅曰向不逢兄亦草間苟免今旣相逢何忍獨生因
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胤嘆曰兄死君難弟死兄
禍美哉

南史

韋鼎兄昂侯景之亂于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中興
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
所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歛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
感

南史韋獻傳

許昭先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
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

非珍新資產旣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惟昭
先無有懈怠如是七載尚書沈渾之嘉其操行肇之
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殯
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瞻護得成
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其旨必從
雍州刺史劉道真拔爲征虜將軍昭先以親老不就
補迎主簿以叔未仕亦固辭

南史

謝純于江陵遇害弟述奉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
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妻庾舫過
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述號泣

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叫號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

見謝裕傳

南史

劉君良四世同居斗粟尺帛無所私大業末荒饑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雛令鬪且鳴家人恠之妻曰天下亂禽鳥尚不相容况人乎君良即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爲堡號義成堡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

唐書

陸南金博涉經史言行修謹開元初太常少卿盧崇道犯贓自嶺南逃歸匿於南金家俄爲仇人所發侍御史王旭按之崇道詞引南金旭處以極法南金弟趙璧請代兄死南金執稱弟實自誣身以當罪兄弟爭死問其故趙璧曰兄長有能幹家亡母未喪小妹未嫁自惟幼劣生無所益身自請死旭上其狀玄宗嘉而有之張悅陸象先等咸相欽重累遷庫部員外

唐新語

李光進有至性居母喪三年不歸寢第光顏先娶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納管鑰於姒光進

命反之曰婦逮事姑且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
泣乃如初

唐書

鄭綺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
友天至晝則聯凡案夜則同衾寢其德璋素剛直與
物多忤宋亡仇家遂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
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我也何預爾事我往則
姦狀白爾去不得死乎即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
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默計沮其行遂給
以無徃夜將半從間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
已斃於獄德璋聞之慟絕者數四負骨歸葬廬墓再

古史談苑卷之四

吳郡錢世揚偁孝父纂

旌行部第一

精誠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

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

搜神記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曰
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
公曰宰相可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
移于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寧獨死耳子韋曰可

移于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
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
已盡矣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
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天必有三賞君今
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
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
七里三七二十 故君延年二十一歲臣請伏于陛
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
徙舍

呂覽

宋康王舍人韓憑妻何氏康王奪之憑怨王囚之妻

遺憑書曰其雨淫淫河水大深日出當心王得其書

莫解其意蘇賀曰其雨淫淫愁且思也河水大深不

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示當死也俄而憑自殺其妻

陰腐其衣王與登臺遂自投臺左右攬之衣不中手

而死遺書於帶願合葬王弗聽使埋之冢相望也王

曰爾夫婦相愛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

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上旬日而大盈抱屈體相就

根交于下枝錯于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棲樹上

交頸悲鳴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

搜神記

韓禡于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

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禡也未得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固已告矣夫子不聽也今舟中水而運甚殆治裝衣而下遊乎韓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泆然行

說苑

吳郡王闕渡錢塘江遇風船欲覆闕拔劍斫水罵伍

胥風濤得濟

謝承後漢書

李冰鑿山導江其神怒化爲牛出沒波上冰操刀入水殺之因立五石犀于水傍誓曰淺無至足深無至

肩水患遂息

華陽國志

王尊爲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尊躬率吏民投沉白馬祀水神河伯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因止宿廬居堤上吏民數千萬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堤壞吏民皆奔走惟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覺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三老奏其狀詔增秩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

本傳

安帝二年京師旱鄧太后親幸洛陽寺錄冤獄有囚實不殺人而被考自誣羸困輿見畏吏不敢言將去

舉頭若欲自訴太后察視覺之即呼還問狀具得枉

實即時收洛陽令下獄抵罪行未還宮澍雨大降本紀

諒輔為五官掾時大旱太守祈禱而無所降輔乃積

薪柴聚芟茅以自環構火其旁將自焚焉未及日中

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霑潤世稱其至誠後漢書

劉裕次山陽聞何無忌敗績卷甲兼行將渡而風急

眾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若天不助舟覆

溺何足為怪即命登舟舟移而風息三十國春秋

戴封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

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

同學石敬平病卒封親視殯殮市小棺送喪到家家

更殮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

賊財物悉被略奪惟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追與之

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

物後為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督郵行

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其年大旱封

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大雨暴至漢書

本傳

車胤好學嘗聚螢光讀書時值風雨胤歎曰天不遣

我成其志業耶言訖有大螢傍書窻比常螢數倍讀

書訖即去如風雨即至

式應元事統

漢零陽太守史滿有女悅門下書佐密使婢取書佐盥手水飲之遂有姪已而生子至能行太守令抱兒出使求其父兒匍匐入書佐懷中書佐推之仆地化為水窮問前事遂以女妻書佐

幽冥錄

鄱陽西有望夫岡昔縣人陳明與梅氏為婚未成而妖魅詐迎婦去明卜云行西北五十里求之明如其言見一大穴以繩懸入得其婦乃令婦先出而明所將鄰人秦文遂不取明婦自誓執志登此岡望夫因以名焉

搜神記

敦煌索勸有才略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召鄯鄯焉耆龜茲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勢奮激波凌冒堤勸厲聲曰王遵建節河堤不溢王霸精誠呼沱不流水德古今一也勸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陣被仗鼓噪謹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灌浸沃衍胡人稱神

注

水經

管寧客遼東文帝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西渡盡封還之寧之歸也海中遇

異風船皆沒惟寧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戾望見有火光輒趨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煤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祐

傅子

管寧還遼東泛海遭風船垂傾沒寧潛思曰吾嘗一朝科頭三晨宴起今天怒猥集過恐在此

異苑

吳時葛祚爲衡陽太守郡有大槎橫水爲妖怪百姓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沉沒不者槎浮則船破祚將去官大造斧斤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洶洶有人聲槎乃移去沿下流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沉覆之患衡陽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爲移

搜神記

陝婦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娶居事叔姑甚謹其家欲嫁之毀面自誓叔姑病死其叔姑有女在夫家先從此婦乞假不得因誣殺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誅之時有羣鳥集尸上盛暑暴尸十日不腐亦不爲蟲獸所敗其境乃經歲不雨劉曜遣呼延謨爲太守知其冤斬此女設少牢祭其墓謚曰孝烈貞婦其日大雨

晉書

蕭脩爲秦梁二州刺史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頃將秋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王廉勸脩捕之脩曰此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羣蔽日而至食蝗遂盡而去莫知何鳥帝手詔曰犬牙

不入無以過也

南史鄱陽王傳

隋開皇中釋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鳩集金炭周二十年擇日寫像啓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深自咎責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年像又無成澄空呼天求哀叩佛請罪深自勤勵又二十年選日寫像及期澄空登鑪揚聲曰吾少發願鑄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吾無面目見眾信也吾欲於金液而捨命焉倘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重閣耳萬眾號泣諫止澄空殊不聽俄而金液注射澄空揮手辭謝投身而入及開鑪鐵

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人咸思起閣覆之而佛身洪大功費極廣開元初李暠爲節度使施錢七萬周歲之內重閣成就北都謂之平等閣僧死之日至暠正五十年暠得非澄空後身歟

集異記

隋張祥爲并州司馬漢王諒反遣將劉建攻之縱火燒其郭祥見百姓驚駭城西有王母廟登城望之再拜號泣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雨降而火遂滅士卒感其至誠莫不用命後子季珣不屈于李密見殺于翟讓

隋書

周羅睺副楊素討平漢王諒餘黨據絳晉等州未下

詔羅暎行絳晉呂三州軍事進兵圍之中流矢卒送
樞還京行數里無故輿馬自止策之不動有颶風旋
繞焉絳州長史郭雅稽首呪曰公恨小寇未平耶尋
即除殄無爲戀恨是時風靜馬行見者莫不悲歎是
年七月子仲隱夢羅暎曰我明日當戰其靈坐所有
弓箭刀劍無故自動若人帶持之狀絳州城陷是其
日也

隋書本傳

盧光爲京兆郡舍數有怪郡將無敢居者光曰吉凶
由人妖不自作遂居之光所乘馬忽升廳登牀南首
而立食器故自壞光不以介懷其精誠守正如此

史

盧詢祖傳

張日用知德清軍大旱民有爭水者日用曰今爲汝
借水三寸三日內還汝乃于水中刻表爲記日用即
詣一廟爲文具述借水事立廟中以俟即日大雨使
人視其表果及三寸而止

孫公談圃

張楚金年十七與兄越石同以茂才應舉所司以凡
弟不可兩收將罷越石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
才則楚金不如請退時李績爲州牧歎曰貢材本求
才行相推如此可雙舉也令兩人同赴上京俱擢第
遷刑部尚書後爲周興構陷將刑仰天歎曰皇天后

土豈不察忠臣乎奈何以無辜獲罪因泣下市人爲

之歎歔須臾陰雲四塞若有所感旋降勅免刑宣未

訖天開朗慶雲紛郁時人感其忠正孝悌之致御史臺記

祝良字石卿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

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杳起其雨登

降人爲之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

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長沙耆舊傳

元德秀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

日漣流能食乃止唐書

陳堯佐通判潮州修孔子廟作韓吏部祠風示潮人

民張氏子與其母濯于江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

堯佐傷之命二吏挈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可網

得至是鱷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宋史

趙槩嘗置黃黑二豆于几案間自旦數之每興一善

念爲一善事則投一黃豆于別器暮發視之初黑豆

多于黃豆漸久返之後二念不興遂撒豆無可數避暑

夜話

淳熙三年九月久雨十月癸酉孝宗出手詔決獄援

筆而風起開霽宋史

熙寧十年京師春旱上心焦勞于後苑瑤津亭建道

古史談苑卷四
九
場祈禱上精誠甚切一夕夢一僧形容甚異于空中吐雲霧以興雨及覺雨遂大注上大悅求其像于佛閣中乃羅漢中第十尊也

墨莊漫錄

張逸知青神縣縣有松柏灘夏秋水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爲徙五里時人異之

宋史

僧灌頂居台州山中有海寇至灌頂誦經自若寇見山上旌旗隱隱懼而遁

合旗山記

僧灌頂講經于安州山山在水中波瀾四絕觀者甚衆灌頂止之不得忽一夕風雨大作旦則成洲矣

九旬

紀

池州進士鄒閻食貧有守一日將之外邑凌晨啓戶見一小箬籠子在門外無封鎖開視之乃白金酒器數十事約重百兩殆曉寂無追捕者遂挈歸謂其妻曰此物無因而至豈天賜我乎語未絕覺股上有物蠕蠕動金色爛然乃一蠶也遂揆去之未回手復在舊處以足踐之雖隨足而碎復在閻胷腹上矣棄之水投之火刀傷斧碎皆即如故衾裯飲食之間無所不在閻甚惡之友人識者曰吾子爲人所賣矣此即所謂金蠶蠱者是也始自閩廣近至吾鄉物雖小而爲禍大能入人腹中殘嚙腸胃復完然而出閻愈懼

乃以窮籠事告之其友曰吾固知之矣子能事之即得所欲日致他財以報耳閻笑曰吾豈爲此也友曰固知子不爲也然則奈何閻曰復以此蠶并舊物置籠中棄之則無患矣友人曰凡人畜此雖久而致富即以數倍之息并原物以送之謂之嫁金蠶其蟲乃去直以元物送之必不可遣今子貧居豈有數倍之物乎實爲子憂之閻乃仰天歎息曰吾平生以清白自守誓不失節不幸今有此事遂歸家告其妻曰今事之固不可送之又不能惟有死耳若等好爲後事乃取其蠶擲于口而吞之舉家救之不及妻子號慟

謂其必死數日間寂無所苦飲啜如故逾月亦無恙竟以壽終其家亦因獲金之故遂致小康亦豈以至誠之感妖孽不能爲害乎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楊氏歸則乙死于庫莫知殺者主名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懼爲人知殺乙以滅口遂命石泉軍劾治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遂逮其女考掠無實吏乃掘地爲坑縛母于其內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

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而絕吏憐而許之既見
謂母曰母以清潔聞奈何受此污辱寧死筆楚不可
自誣女今死死將訟冤于天言終而絕于是石泉連
三日地大震有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
甚官李志寧疑其獄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寢坐廳
事恍有猿墜前驚寤呼吏卒索之不見志寧自念夢
兆非殺人者袁姓乎有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
袁大明日袁至使吏執之曰殺人者汝也袁色動遽
曰吾憐之久矣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言雍歸遂
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也獄上郡榜其所居

曰孝感坊

宋史

王鼎宰漆水縣憩于庭俄有暴風舉臥榻空中鼎無
愧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
徐置之須臾榻復故處風遂止

遼文學傳

移刺溫鎮武定歲旱且蝗溫割指以血瀝酒中而酹
之既而雨霑足有羣鴉啄蝗且盡由是歲熟人以爲
至誠之感

金史

古史談苑卷之五

吳郡錢世揚偁孝父纂

旌行部第一

廉介

東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于道狐父之
 盜曰丘見而下壺殮以舖之爰旌目三舖之而後能
 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
 汝非盜耶胡為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
 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 口覽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獻之公儀子不

受其第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于法枉于法則免于相免于相則雖嗜魚此必不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于相雖不受魚我能常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于人之爲已者不如已之自爲也

韓子

尚書僕射鄭崇以諫王商董賢得罪尚書令趙昌佞諂素害崇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奸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人主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上怒下崇獄

本傳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本傳

閔貢世稱節士周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菰受而不食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勅吏常給焉貢知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耶遂去客沛

高士傳

閻敞字子張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嘗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嘗舉家病死惟孤孫

古史談苑 卷五
九歲嘗未死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閻敞孫長大求
敞敞見之悲喜取錢還之孫曰祖惟言三十萬今乃
百三十萬誠不敢取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無
疑 汝南先賢傳

陳翼字子初到覽鄉見馬傍有一人病呼曰我長安
魏少公聞卿廬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
有金十餅素二十疋少公既死翼賣素買棺衾以金
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之吏捕翼翼
具言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翼送
長安還之 廬江七賢傳

東海王良爲司徒司直家居貧約妻子不之官司徒
掾鮑恢以事至蘭陵過良家見一婦人負柴而人不
知是良妻也恢曰我司徒掾也將歸京師夫人得無
有書乎婦人曰若掾無書旣而問焉乃良妻也恢歎
息而去 後漢書本傳

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以資物班羣臣鍾離意得
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孔子忍
渴于盜泉曾子回車于勝母惡其名也帝曰清乎尚
書之言 鍾離意本傳

雷文爲郡功曹常免大辟其人酬以金不受乃密置

梁上而去文後得之即以貯縣

後漢書本傳

後漢趙孝以父普田禾將軍任爲郎每告歸白衣步
擔嘗從長安還欲止郵亭亭長先時聞孝當過以長
者客灑掃待之孝至不自名長不肯納因問田禾將
軍子從長安來何時至乎孝曰尋到矣于是遂去

本傳

周澤爲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嘗臥疾齋宮其妻
哀澤老病闕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
獄謝罪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
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本傳

羊篇歷官清慎有私牛于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

袁賀爲彭城相子閎往省謁變名姓徒行無旅旣至
府門連日吏不爲通會阿母出見入白夫人乃密呼
見旣而辭去賀遣車送之閎稱眩疾不肯乘反郡界
無知者延熹末黨事將作閎散髮絕世欲投跡深林
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于庭不爲戶自牖
納飲食旦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時往就視母去便自
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及黃巾賊起相約語不入
其閭里人就避難皆得全竟卒于土室

本傳

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有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
祈入於羌前以酒醑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

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 本傳

范冉辟太尉府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逃于梁沛

之間徒行敝服賣卜于市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

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年廼

結草室而居所至單陋有時絕粒言貌無改兒嘗拾

麥五斛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不通史雲後知即

令併送六斛還尹言麥已雜誓不肯受閭里歌之曰

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冉嘗為萊蕪長

本傳

漢桓帝十二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齊金

貨隨帝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者子封送之渡河賈

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費一

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于帝曰君

子也即名其津為君子津 水經注

范遷在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

妻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為後世

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及薨

家無擔石 見郭丹傳

羊續為南陽太守時權豪多尚奢麗續嫉之嘗敝衣

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于庭丞後

又進之續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續妻後與子祕往郡舍續閉門不納妻自將祕行其資藏惟布衾敝紙襦鹽麥數斛而已顧勅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靈帝欲以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坐使人于單席舉緼袍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故不

登公位

本傳

中平間黃巾賊起故威武太守黃雋被徵失期梁鵠欲奏誅雋蓋勲爲言得免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勲謂

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

受

續漢書

華歆自吳還都賓客舊人送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悉聚諸物謂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衆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歆素清貧祿賜賑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公卿並賜没入生口惟歆出而嫁之

魏志

時苗爲壽春令初之官乘薄輦車黃犝牛布被囊歲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曰來時本無此犢是淮南所

生有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魏略

趙儼徵為驃騎將軍舊故四征有官厨財籍遷轉之

際無不因緣而儼义手上車到壩上忘持其常所服

藥雍州聞之追送雜藥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

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為遂不取魏略

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筮以自供為

兖州刺史嘗作一胡牀及其去也以牀挂壁而去魏略

田豫持節烏丸校尉後復為護匈奴中郎將鮮卑素

利等多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為前所與豫物

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我見公貧

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為家

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悉付外具以狀聞詔

褒之曰魏絳開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

嘉焉賜絹五百匹豫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

與之魏略

汝南殷陶市同縣張南宅掘地得錢百萬金千斤即

以還南南曰君至德感神實為君出終不肯受陶送

付縣異苑

郭文入吳興餘杭山窮谷中倚木于樹苦覆而居都

無壁障餘杭令顧颺贈以韋袴褶一具文舉不納使

者置室中而去乃至衣爛竟不服用

晉書世說

太原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曾過姊
飯留十五錢默置牀下去每行飲水必投一錢井中

風俗通

伏暉為新安太守清恪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

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為繩

南史伏曼客傳

胡質為荊州刺史其子威省之家貧無車馬

驅驢車行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匹為

道路糧威曰大人清白于何得此絹質曰是俸祿之

餘故為汝糧耳威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炊爨隨

旅進道往還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先其將歸請假

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為伴每事佐助經營

之又少進飲食行數百里威疑之密誘問乃知其都

督也因取所賜絹答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

質杖其都督一百其父子清慎如此後威為徐州刺

史晉武帝謂威曰卿清孰與父清威曰不如也臣父

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

晉陽秋魏志

孟宗嘗為光祿與朝士會有強之酒者飲一杯便吐

半是麥飯上聞歎息曰清德如此耶

武昌志

吳隱之居清顯祿賜皆頒親族冬月無被嘗澣衣乃

被絮爲廣州刺史飲食泉清操踰厲常食不過菜及
乾魚帷帳器服皆付外庫帳下人進魚每剔去骨存
肉隱之覺其用意罰而黜焉數畝小宅籬垣仄陋茆
屋六間不容妻子以竹篷爲屏風坐無氈席初爲奉
朝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遣女必薄令移厨帳助
其經營使者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
至自番禺妻劉氏賚沉香一片見之遂投于湖亭之
水本傳

洛陽大雪丈餘縣令出見袁安門無行跡謂安已死
令人入戶見安偃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乏

食不宜干人令賢之舉孝廉

汝南先賢傳

孔中丞二弟在官頗營贓賄嘗請假還東中丞迎之
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中丞僞喜曰我比困乏
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旣而正色語曰汝輩忝預
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耶命左右取火燒盡乃去

孔觀本傳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
子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顧郎
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南史本傳

宋劉永一孝友廉謹夏縣有水災民溺死者以百數

永一執竿立門首他人物流入門者輒擿出之有僧
寓錢數萬於其室而死永一詣縣自陳請以錢歸其
子弟鄉人負債不償者毀其券

宋史本傳

宋凌冲爲含山令一介不取見歸裝有一砧石詫曰
非吾舊時物也命還之

名宦記

虞玩之爲少府躡屐造席齊高帝取屐視之訛黑斜
銳莫斷以芒接之問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拜征
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
因賜新屐玩之不受曰著簪敝席復不可遺所以不
敢當帝善之

南史

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衡州刺史歐陽
頽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爲四百兩付兒智炬餘
人弗之知頽尋爲蕭勃所破貲財並盡惟所寄金獨
存曇緩亦卒頽並依信還之時人歎伏

南史

阮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
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王晏
之母乳母憐其傳重辛苦竊玉羊金獸等物與之孝
緒見而駭愕啓父彥之送還王氏

南史本傳

甄彬嘗以一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于苧中
得五兩金彬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

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仍
酬徃復十餘彬堅不受曰五月被羊裘負薪豈拾遺
金者耶梁武帝布衣時聞之後以彬爲益州錄事叅
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戒以廉慎至彬獨曰
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

南史本傳

謝弘微繼從叔峻後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惟
受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豫所
繼叔父謝混聞而驚歎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
妻晉陵公主改適瑯琊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

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
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惟有二女年數歲
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
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爲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
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亾至是九載而室宇
脩整倉庫充盈門徒僕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
于舊東鄉君歎曰僕射生平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
爲不亾矣中外姻親見東鄉君之歸者莫不歎惜流
涕感弘微之義也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
又會稽吳興瑯琊諸處奴僕猶有數百人咸謂室內

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歸弘微弘微一無所取
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
物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化
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有譏之者曰謝氏累世財產
充殷君一朝戲責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弘微曰親
戚爭財爲鄙之甚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
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晉書本傳
劉懷慰爲齊郡太守不受禮謁民有餉新米一斛者
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
論以達其意南史

蘇瓊爲清河太守郡人趙穎官至樂陵太守年八十
致仕歸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穎恃年老苦請
遂便爲留乃置于廳事梁上竟不剖人聞受趙穎餉
瓜欲貢新果至門聞知穎瓜猶在相顧而去北史本傳

袁聿脩在郎署十年未嘗受升酒之饋邢劭嘗呼爲
清郎太寧初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考校官人得失
經歷兖州時邢劭爲兖州刺史送白紬爲信聿脩不
受云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願得
此心不貽後責劭云弟昔爲清郎今復作清卿矣北史
魏趙琰在皇輿中京師儉約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

責勅留輕糶嘗送子應冀州聘室從者于路遇得一
羊行三十里琰知之令送本處又遇路傍主人設羊
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即
命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

本傳

史

柳玘爲嶺南節度副使解中橘熟旣食乃納直于官

唐書本傳

鹿念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
竊禾四束以飼馬船行數里念覺問得禾之處從者
以告念大怒停船上岸至取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

下而返

北史

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
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著止麻布蒲練此物
於吾何用旣欲相欵接幸不煩爾門生遜請察厲色
驅去

南史本傳

天寶中有一書生旅次宋州時李汧公勉年少貧苦
與此書生同店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臨絕語
公曰某家住洪州將之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
命也因出囊金百兩遺公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足
下爲我畢死事餘金奉之李公許爲辦事及禮畢置

金于墓中而同葬焉後數年公尉開封書生兄弟齋
洪州牒來而累路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爲主喪事
專詣開封請金之所在公請假至墓所出金以付焉

語林

尚書譚錄

李師古跋扈憚黃裳爲相未敢失禮乃寄錢物百萬
并羶車一乘使者未敢進乃於宅門伺候有肩輿自
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繾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
遽歸以告師古乃止

幽閒鼓吹

杜太保宣簡公大曆中有故人遺黃金百兩後三年
爲淮南節度使其子來投公取其黃金還之緘封如

故

傳載

韋夏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白馬及轡勒與
之夏惡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
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歸吾之操行雖不
逮前烈然捨舊錄新吾不欲也乃乘舊馬以歸

北史

尚書左丞相李廙有清德其妹劉晏妻也晏方秉權
常造廙延至寢室見其門簾甚弊乃令人潛度廣狹
以鹿竹織成加緣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
而去

國史補

韋執誼性貪婪詭賊從祖兄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

爲翰林學士受財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出懷中金
納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卿賴先人德致名位幸各
已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引身而去執誼大慙恨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行疾旣
篤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畚
人重土殯脫歿君能終始之否崔許之曰某有一珠
價萬緡得之能蹈火赴水實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
之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蓄異寶伺無
人置于柩中瘞于阡陌後一年崔遊丐亳州聞番人
有自南來尋故夫并勘珠所在陳于公府且言珠必

崔秀才所有也乃于亳來追捕崔曰儻窳窳不爲盜
所發珠必無他遂剖棺得其珠汴帥王彥謨竒其節
欲命爲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語林
又見

尚書故實

裴寬潤州叅軍一日刺史晝詵登樓見人於後圃有
所瘞藏者訪是裴居問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汚家
適有餉鹿者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耳詵嗟異妻

以女仕至尚書

六帖
唐書畧

薛仁謙仕周爲太子賓客世居今京昭德坊後唐莊
宗入汴仁謙出避其第爲唐六宅使李賓所據賓家

多貲嘗藏金珠價數十萬第中會以罪謫不及取仁謙後復歸欲入居或告以所藏者仁謙曰吾敢盜人之所有乎盡召賓近屬使發取然後入後其子文惠公居正爲相時正居此宅

石林燕語

范仲淹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告曰吾善煉水銀爲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識內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爲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

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死然

厚德錄

曾叔卿鞏族兄也家苦貧心存不欺嘗買江西陶器欲貿易於北方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與之旣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新有災饑此物必不時泄故不以行余豈宜不告以誤子其人即取錢去

宋史

石介爲舉子時寓學南都困窮苦學世無比者交游間嘗以盤餐遺之石謝曰其脆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此一餐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非人之常情也所以不敢當歸之

墨客揮犀

任夢臣任四川提點刑獄以廉節稱臥病不起家四壁立二女賢甚趙清獻公守成都率僚屬以俸助之二女辭不受理拒之云豈敢以此污先君之清德趙倅成伯篤意勉之遂納于公宇之東廡旣行以元物榜于門壁付之守吏毫無所損後數年清獻皆以子姪娶之

游宦紀聞

林積南人少入京師至蔡州息旅邸旣臥覺牀簀間有物逆其背揭簾視之見一布囊又其中則錦囊實以北珠數百顆明日詢主人曰前夕何人宿此主人以告乃巨商也林語之此吾故人脫復至幸令來

庠相訪又揭其名于室曰某年某月日劍浦林積假館遂行商人至京師取珠欲貨則無有急沿故道處處物色之至京邸見其榜即還訪林于上庠林具以告曰元珠俱在授商府尹使中分之商曰固所願林不受曰使積欲之前日已爲已有矣秋毫無所取商不能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爲林君祈福林後登科至中大夫子字德新爲吏部侍郎

夷堅志

胡汲仲清介有守趙子昂嘗爲羅司徒奉鈔百錠爲潤筆請作乃父墓銘汲仲怒曰我豈爲宦官作墓銘耶是日汲仲絕糧其子以情白坐上諸客咸勸受之

汲仲却愈堅嘗以詩送蔡如愚歸東陽有薄糜不繼
襖不煖謳吟猶是鐘球鳴之句語之曰此余祕密藏
中休糧方也

輟耕錄

曹鑑任湖廣員外時有故椽顧淵伯以辰砂一包餽
鑑鑑漫置笥中半載後因合藥劑取視之乃有黃金
三兩雜其中鑑驚歎曰淵伯以我爲何如人也淵伯
已歿呼其子歸之甚廉慎不欺如此

本傳鑑字克明號以齋一云

鏗死平人官至禮部尚書謚文穆公

淵伯一云淵

鄧文原家貧而行廉初客京師有一書生病篤取索
中金囑文原以歸其親既死而同舍郎竊金去文原

買金償死者家終身不以語人

元史

葉公政至正丙午以浙西幕使奉卜頰平章檄轉諭
鄂閩時丹陽富民束子章先與是役會飲于蘄志相
合即以兄禮事公政未幾子章起赴沔泣別曰弟今
濟大江涉重地兄言行篤信願以貲囊相託公政辭
弗獲俾子章手緘而爲謹藏之越兩月子章之友朱
君讓率其奴來謁曰子章不幸入蓮臺湖遇盜死矣
子章昔寄囊中亦有某物在問欲啓囊而請之公政
曰汝寓物子章未嘗語我子章已矣家固無恙也義
必質諸其家明以付汝君讓以公政匿爲已有銜之

古史談苑卷五
去明年既竣事還坐丹陽驛門要束朱二氏子父啓
囊緘得鈔二百五十緡黃金五十兩銀三百兩珠八
千枚衣帛有差歸之束氏餘鈔五十緡黃金五兩銀
五十兩珠千枚有朱題封歸之朱氏盛具酒饌以謝
辭之 輟耕錄

古史談苑卷之六

吳郡錢世揚傳孝父纂

旌行部第一

施予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
子公曰何故也無宇曰晏子君賜之卿位寵之百萬
而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
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
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
之閒士待臣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爲隱君賜乎爲

彰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宇

晏子春秋

曹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者百餘所褒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不得埋掩褒愴然爲置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祀之

本傳

全柔使子全琮齎米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琮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琮頓首曰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患故便賑贍不及啓報柔更竒之

吳書

李士謙奴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于手下震懼請罪士謙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速

去無爲吏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後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年穀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悉召責家設酒食對之焚契曰債了矣幸勿爲念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饑多有死者士謙罄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田糧種子分給貧乏趙郡農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軍遺惠也仁心感物羣犬生子交共相乳或謂士謙多陰德士謙曰陰德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

北史本傳

厥世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產子歲饑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竝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闌七十竝老病無所依世期館之二十年死竝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竝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存育孩幼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行嚴氏之門復其身徭役蠲租稅十年

南史

范叔孫少而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疫死法先病又危篤喪尸經日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為葬埋又同里施夫疾病父死不殯范苗

父子竝亾范敬宗家口六人俱病二人喪沒親鄰畏遠莫敢營視叔孫竝為殯瘞躬恤病者竝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除竟陵王國中軍司馬不就

南史

查道初赴舉貧不能上道親族哀錢三萬遺之道出滑州過父友呂翁家貧喪無以葬母兄將鬻其女以辦喪事道傾褚中錢悉與之又與嫁其女又嘗有同僚卒女為人婢道贖之將女以嫁士族也

宋史

郭元振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與之無吝不質

名氏

撫言

徐鉉自南唐入京市宅已歲餘見宅主貧甚因召謂曰得非售宅虧直而致是耶予近作碑得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宅主固辭命左右輦以付之

談苑

竇禹鈞家豐厚年三十無子夜夢祖考謂曰爾早修行緣爾無子又壽不永禹鈞素長者先有家僮盜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求賣此女與本宅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憐之即焚其券以其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既笄復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聞之乃歸感泣訴以前罪禹鈞

不問由是父子圖禹鈞像晨興祝壽同宗外姻有喪不能舉出錢葬之因公而葬者二十七喪孤遺女貧不能嫁者出錢嫁之由公而嫁者二十八人故舊相知有與公一日之雅遇其窘迫必擇其子弟可委以財者隨多寡貸以金帛俾之興販由公活者數十家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皆以濟人之急家惟儉素器無金玉之飾室無衣帛之妾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凡四方孤寒之士無供億者公咸爲出資無問識與不識有志爲學者聽其自至故其子見聞益博由公之門登貴仕者

前後接踵來拜公之門必命左右扶公坐受及公之
 亾蒙恩深者有持心喪三年以報遺德後十年復夢
 祖考告曰汝三十年前實無子且壽促我嘗告汝汝
 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陰府以汝有陰德特延壽三紀
 賜五子各榮顯仍以福壽終言訖復謂曰陰陽之理
 大抵不易善惡之應或發於見世或報以來生此無
 疑也公愈積陰功年八十二別親戚談笑而盡世稱
 仁子者必曰燕山竇十郎云 見樂善錄
 魏敬益居母喪哀毀骨立素好施與有男女失時者
 出貲財為之嫁娶歲凶老弱之飢者設糜食之有田

十六頃一日語其子曰目吾買四莊之田十頃環村
 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
 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諭之曰吾買若等
 業使若等貧不聊生有親無以養吾之不仁甚矣請
 以田歸若等衆皆愕眙不敢受強與之乃受而言諸
 有司有司以聞于中書請加旌表丞相賀太平歎曰
 世乃有斯人哉 元史

禮士

湯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
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
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
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
吾必說而強食之伊尹之於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
而子不欲我見之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
不使御墨子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
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

公曰不然士驚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驚伯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驚爵祿吾庸敢驚伯王乎五往而後得見天下聞之相率而朝

呂覽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讒之曰甯戚衛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爲卿

劉書新論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鴈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

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韓非子

范蠡楚三戶人佯狂倜儻負俗文種爲宛令遣吏謁奉吏還曰蠡本國狂人生有此病種曰此非二三子所知駕車而往蠡避之後知種必來謁兄嫂曰今日有客願假衣冠有頃種至抵掌而談觀者聳聽

史記

公孫弘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

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身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雜記

河間王德築日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奉養不踰賓客

西京雜記

淳于翼學問淵深大儒舊名隱于田里希見長吏上虞長度尚往候之晨到其門翼不即相見主簿白還不聽停車待之翼眎乃見尚尚宗其道德極談乃退其優賢表善若此

見虞尚傳

孔融愛才好士虎賁大有貌似蔡邕者每酒酣輒引

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世說

孫策略地江東華歆知策善用兵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每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起更衣則議論謹譁衆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爲異號

曰華獨坐

魏書

合華嶠譜

石勒以叅軍樊坦清貧擢章武內史勒見坦衣冠弊壞驚曰樊叅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耶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對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貧

俗載記

梁武帝謙恭待士大通中有四人來年七十餘鶉衣躡履行丐經年無人知者帝召入儀賢堂給湯沐解御服賜之帝問三教九流及漢舊事了如目前帝心異之舉朝無識者惟昭明太子識而禮重之四人喜揖昭明如舊交時目爲四公子

梁四公子傳

友誼

左伯桃羊角哀燕人也二人爲友聞楚王待士同入楚至梁山值雨雪糧少伯桃乃併糧與角哀令往事楚自入于空樹中餓死角哀至楚爲上大夫乃告楚王備禮葬左伯桃于梁山一夕角哀夢伯桃告曰幸感所葬奈何與荆將軍墓相鄰每地下與吾戰爲之困迫今年九月十五日將大戰至時望子借兵馬于冢上叫噪相助角哀覺而悲之如期往曰今在冢上安知我友地下之勝負乃命開棺自刎而死報併糧之義也

見列士傳

古史記卷六
九
E
范式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二人並告歸鄉里
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乃共剋期日後
期方至劭具以白母請設饌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
里結言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
日式果到後式爲郡功曹劭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
徵晨昏省視之劭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
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劭曰二子吾生
友耳山陽范巨卿死友也尋卒式忽夢劭玄冕垂纓
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子未我
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悲泣具告太守往奔喪太

守雖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投其
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柩不肯進其
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
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式至叩喪言
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咸爲揮涕
式因執紼而引柩乃前式遂留宿冢次爲修墳樹然
後去後長沙陳平子與式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被病
將亾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托死
吾歿後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式旣
終妻從其言式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爲

古史記卷六
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于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于柩上哭別而去

漢書本傳

漢鄭弘爲弘農鄉嗇夫行官京洛未至宿一埭埭名沉釀於埭逢故舊友人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乃以錢投水中依口而飲盡酣暢皆大醉因更爲沉釀川明旦分首而去

崔豹古今汁

范式爲荊州刺史友人孔嵩家貧親老變名姓傭爲新野阿里街卒式行部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曰昔與子俱曳裾遊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

處于卒伍不亦惜乎嵩曰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後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送馬謝之

後漢書范式傳

朱暉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把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堪卒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

卒有遺腹子友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
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

本傳

陳重少與雷義爲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
前後十餘通記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俱在郎署有
同署郎負債錢數十萬債主日至重密代還郎後覺
而厚謝之重曰非我之爲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又同舍郎有歸寧者誤持鄰舍郎袴以去主疑重所
取重不自申說市袴償之後寧喪者歸以袴還主其
事乃顯重後與義見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
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

後漢書本傳

張裔少與犍爲楊恭友善恭早死遺孤未數歲迎留
與分屋而居事恭母如母恭之子長大爲之娶婦買
田宅產業使立門戶

蜀志

司馬徽嘗造龐德公值其渡河上徽徑入其室呼其
妻子使速作黍徐庶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談其
妻子皆拜于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
不知何者是客

襄陽耆舊傳

吳範與魏滕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敢有諫
者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
範曰安能慮此坐視汝耶乃髡頭自縛使鈴下以聞

鈴下曰必死不敢白範曰汝有子耶曰有曰使汝爲
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乃排閣入言權大怒欲便投
以戟逡巡走出範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
意釋乃免滕滕謝範曰父母能生我不能免我於死
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用多爲

吳志

卓恕常從建康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
來恕言某日當復至省覲至日恪欲爲主人停不飲
食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道
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俄恕至一座盡驚

會稽
典錄

范雲少與長史王咳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咳亡

于官舍尸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尸自門入躬自營
哈招復如禮人以爲難及

南史

吳保安字永固魏州人氣挺特不俗睿宗時姚雋蠻
叛拜李蒙爲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以弟之子仲翔
托蒙表爲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以仲翔里
人不介而見曰願因子事李將軍仲翔雖無雅故哀
其窮力荐之蒙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蠻
戰沒仲翔被執蠻俘華人必厚責財乃肯贖聞仲翔
貴胄求于縑會元振死保安留雋州營贖仲翔苦無
貲乃力居貨十年得縑七百妻子客遂州間關求保

安所在困姚州不能進都督楊安居異其故資以行
求保安得之引與語曰子弃家急朋友之患吾請貸
官貲助子之乏保安大喜即委蠻得仲翔以歸始仲
翔爲蠻所奴三逃三獲轉鬻遠酋酋嚴遇之晝役夜
囚凡十五年乃還安居亦宰相故吏嘉保安之誼厚
禮仲翔遺衣服儲用檄領近縣尉調蔚州錄事叅軍
遷代州戶曹母喪服除喟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今親
沒可行其志乃求保安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妻亦
沒喪不克歸仲翔服縗經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
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爲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爲娶而

讓以官

唐新語

巢谷舉進士京師素多力見武藝心好之遂棄舊學
蓄弓箭習騎射業成而不中第去遊秦鳳涇原間與
韓存寶相善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會瀘州蠻
乞弟擾邊命存寶討之存寶邀谷至軍中及存寶得
罪將就逮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武夫死非所恨顧妻
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
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
死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責黃州與谷同鄉幼
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轍在朝谷浮沉里中未

嘗一來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
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兩蘇聞者皆
笑其狂元符二年谷竟往至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
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
矣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
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
復見軾於海南轍愍而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儋
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
也公無止我閱其橐中無數千錢轍方困乏亦強資
遣之舟行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

之至新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已言而致死
又竒其不用已言而行其志也

宋史本傳

侯可與田頌爲友頌病重千里求醫未歸而頌死目
不瞑人曰其待侯君乎且歛而可至拊之乃瞑頌無
子不克葬辛勤百營鬻衣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單衣
以居有餽白金者顧頌之妹處室舉以佐其匱具一
日遠歸家以寔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邀
錢千百賣吾廬而不售可惻然計橐中裝略當其數
與之關中稱其賢

宋史

張穀父先生廬陵人文信公友也公貴顯時屢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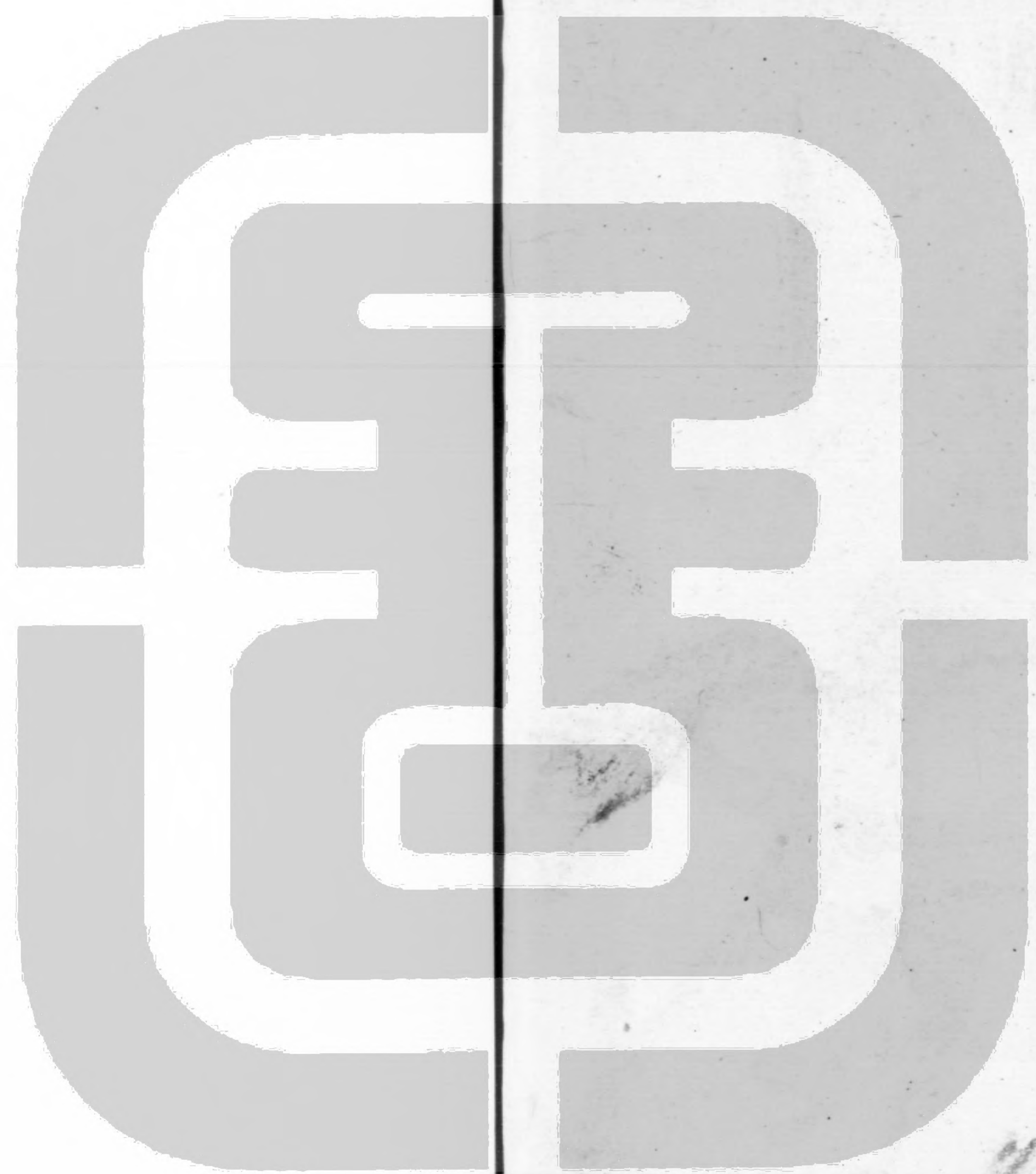
就宋亡公自廣還過吉州城下先生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寓于公囚所側近日以美饌饋三載如一潛置一櫝公臨刑日即以藏其首復訪求公之室歐陽氏于俘虜中俾出焚其尸先生收其骨襲以重囊與先所函櫝南歸付公家葬之後公之子忽夢公怒云繩鋸髮斷明日起視果有繩在髮上其英賞尚如此

輟耕錄

陳子方閔仲達同舍生也皆待次杭府史陳日月在前閔以計先之陳殊無怒意因赴都以薦舉入仕官浙西廉訪司僉事閔方陞書吏聞陳來歎曰何面目

見之遂稱疾不出陳下車即問左右曰閔仲達何在衆以疾對陳曰必爲我故非疾也亟造其家閔皇恐出肅陳曰吾與君氣誼契厚君昔先我食祿命也使非此吾又能致是耶今幸同公署惟有以教正之幸甚寧舍我與閔感激從事相好如初

輟耕錄



書